

而澤其本罪未嘗以調語媚公廢其常刑御下未
聞爲鈎距致隱匿而釐奸剔蠹公府肅然先是各
屬邑公賦爲積猾所侵漁不下數千金公悉蒐致
之法以至軍糧兵餉倉儲官廩稽查散給咸有筭
覈左右不得因緣爲奸俗驟信鬼競剖羊豕陳歌
舞以祀城隍神淫哇喧穢日以數十所一國如狂
先是有司憚神胙蠻莫敢禁禁之輒病公至嚴戢
之俗遂以革郡城霽門外枕大江有浮梁礮漉空
地爲冢右占而築室馬渡者苦迫迤壅滯橋壞輒

溺人一日嘗溺死人百餘公庶得其狀毅然盡毀
豪室仍爲文以祭死者民始無所患苦諸山阜陂
池塘堰官地凡勢家所奪悉折入官以業貧民海
上有商漁二稅舊屬郡收公以貯之鄞定而邑稽
尺籍而已其潔操不染類如此繕城垣修黌宮百
廢具舉郡譙樓燬于欝攸公闢新之爲飛欄複檻
層階步廊宏敞壯麗遂爲一郡勝才諳精敏有卧
治之具而戴星視事揮汗程書生平好騷雅嫺辭
賦折節寒峻名流多所獎進而絕無文士佻習恒

兀兀自托於苦吏勞臣士大夫以闕說至弗厲聲
亦弗媵二尺惟其平其率諸屬也務解煩苛存大
體溫苦家人子父然而簿領期會卒亦無有惰窳
者教督矜恕號爲長者公爲政愷弟庶平而郡丞
龍君性方嚴持風裁頗峻要在各行其志而公亟
許可成就之此有休休古大臣之度焉公在郡五
年如一日部中無問薦紳逢掖父老子弟無不交
口而頌賢使君賢使君是牧伯之律令也夫俗何
爲而醇以務實而醇俗何爲而澆以務虛而澆俗

之澆虛也士不砥躬行而飾鞶帔吏不修民事而
工媵阿以術買聲名漁獵貴富下之喑上也饒鼎
上之采下也耳食元元將奚所倚命乎若曹得志
不可以勸公知孳孳勤事郵民耳而蜚英騰茂卒
聞當宁務實之效可觀已余聞識者曰今父老子
弟鼓腹含哺習而安公若嬌子之父在慈父母側
幾不知有公益一旦公去而後知公也今公遷賢
竹憲大夫行矣夫賢山川險遠蠻獠靡裸天子恩
信不易孚推擇而用公豈非以公素長者善拊循

哉則賢之人福矣海以東士嗟於宮農號於野呱
呱者子初免于慈母之懷曷不戚矣蓋至此日而
知公念公矣自此以往知公念公當無已時于是
謀剡石以識公治行以告後來謂不佞之子也文
以筆札屬焉嗟乎一襄陽也論者謂杜征南之碑
不如羊叔子之石堅匪石堅繫民心是堅公得民
深矣自叔子而後千餘歲有兩襄陽云公名某字
道生戊辰進士閩之同安人

天台王氏墓記

堪輿家言起自晉郭景純後世士大夫無論庸昏
卽儻明有識者亦好之蓋庸昏者止徼其福而儻
明者欲精其理余不謂然夫人生受命于天乎受
命于地乎禍福如穀不本之行事之善惡而一視
地理爲吉凶是爲無帝帝不持玄宰懼淫者肆行
無忌第卜葬得吉矣終身福澤慶流子孫此寧可
以訓也或曰地之善否何能轉移禍福但善而應
福者自與吉地念惡而應禍者自與凶地會若然
則帝實主之地無權焉柰何擇地余嘗見孤寒之

夫荒烟蔓艸誰吊白骨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
王侯將相福地如龍高墳如陵而一再傳零落墜
其家声地霧安在耶余嘗飯一爻人坐頭堪輿家
盤坐余笑曰墳者上帝忙甚主人問故余曰地師
譚水沙龍穴如雲吉凶禍福僕僕焉隨地師脚跟
轉上帝耶得不佞余又嘗客句餘遇豫章人黃河
清者盛譚風水余視其人實妄庸而借余爻沈君
典爲重句餘士大夫奉之若神明私心搯擊而余
頃買地塋先君塋而堪輿往堪輿方指顧風生余

問之曰地安否曰安安則無所復事公言余買
地而不謀諸公等他日家人小不慎於寒暑輒以
爲咎余之所以謀及公等爲厭家人心第得一安
字猶先霧足矣而必嘔嘔曰他日如是則將如是
則相非余事也余爻王恒叔有道君子洞此爻矣
頃擇地塋其母夫人必敬必慎爲安先霧耳刻土
數尺有物如蟾者如蛾者從穴中出文采爛如俄
而燄化蓋霧氣所結也恒叔儻所謂儁朗而欲精
其理者耶富貴福利之說何足以入恒叔曾懷矣

而大塊之中旬旬然而化旬旬然而滅何不有哉
大氏濁土遇物何物不霽白澤玄夷丹雘赤鵲徵
諸往牒者神奇可睹矣

程氏萬石堂記

新安程辰州汝揚先生者古廉直恬愉士也自起
家計部出守辰州在仕路逾二十年歸而垂橐蕭
然內無蛾眉靡曼之娛外無山園池館之適布衣
藿食埒于儒生所居邨落間日拂几晏坐以著書
味道爲事出則扉屨徒步與田父野老吟眺丘澤

聲歷官俸錢僅僅築一室顏曰萬石堂棲息其中
宅心物外絕跡公府條然王倪蒲衣石戶之農之
風士論高之累薦不起卒以壽終余嘗讀唐李文
饒平泉記曰後世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
子孫也嗟乎贊皇公胡其不達哉夫大化遷遷萬
形推實何主弗易何物弗凋計吾身與吾子孫世
世據而有之必不能今贊皇公與平泉木石安在
卽秦漢隋梁帝王宮室之盛窮極壯麗悉蕩爲飛
烟化爲冷灰過者與歎悲乎曹東阿之言生存華

屋處零落歸山丘而世之士大夫闔于銷沉之理
遲遲腴民膏以豐崇殫精神以營建雕楹丹祀連
雲亘天轉時易主或塗荆榛亦大惑矣辰州公廉
吏生平砥志僅構一堂無華飾無長物一爐一几
左圖右史門無雜賓座無媠友登斯堂者淵頹之
士研討稊文玄寂之流商訂大道暇日課子若孫
程于先民繩以德義如是而已此可不謂曠達麼
廓大人哉余按公交人何少愚侍御所爲公狀當
其爲司農卽奮身嬰虜鋒以給邊餉抗陸衛尉以

脫諸賈人于難犯袁州父子而信三尺法力援胡
少保爲國家保全勞臣其爲辰州也禱城隍而去
虎災徙羣望而禳旱魃卜豹崇而爲火備却香稻
貢而寧沅辰元元可謂嶽嶽大臣之槩及以失谷
中丞歡議調也遂飄然投効去曰身旣隱矣焉用
文之風脩穆穆遠而公之子洎又博學工文上掩
崔蔡下轢左潘伯氏潞亦彬彬質有其文世其家
學大藻石氏奮及諸子慶建用長者以功名終徒
醇謹而已其父故無能立侃侃大節希声汲長孺

諸子亦未聞有文采斧藻藻德以耀于無窮乃辰
州公之介特義槩既如彼而諸子之翻翻麗藻復
如此若狀而方藻萬石君家富不啻過之嗟乎及
今時而士之風衰矣甫釋褐出寄百里不踰羊而
翬飛奕奕原田每每僮奴成林陂池相屬矣若辰
州公者豈非薦紳鄉老餼羊乎是余之所爲記也
余又讀海陽令陳德基所爲程先生酒德傳其稱
先生飲酒盞一斛不醉平居慷慨願自附于劉伯
倫荷鍤而傲天地阮步兵持大人先生論以埋照
而遊于逍遙御王東臯自署醉鄉侯而以斗酒失
學士觀其與胡少保江司馬諸君長安轟飲沈洋
狀則公文曠朗踔絕與斤斤繩墨迂儒大壤矣宜
其生平所樹立不凡如此哉

淮木園記

夫太上所繇維離垢絕俗繕性煉形躡景升霞與
天相畢古至人所稱登雲天襲氣母聖少廣穆乎
寥哉下此悉穢土悉火宅朝菌之萃蜉蝣之羽孔
明異人猶傷林膏嵒阮曠士尚嗟用薪蓋代之雄

漂志入荒，欲氣干禩，焮而摧滅如短晷。何隆是用
盡焉。自驚急收而回心向道，冀以超劫出塵。叅師
訪交，亦既有季，顧駐景度世。嗚呼！自金夜，聖人大道
翕世之人，不失路旁門。

矣。即譚空觀於

界立證。

七齡訪道家，散萬金以夙植。靈根得遇聖師傳，玉
液金液大道今齒不卑矣。而玄髮丹容望而知其
爲天際真人。歲丁亥九月，與隆遇于海上。一見握
手，挈爲同調。某亦北面委心焉。遂相與疏奏上清
軟血立誓，授以道訣。兼惠服食大藥。某受而行之
之立竿見影。萬劫至幸矣。師世廟時爲秘書，卽棄
官學道。其先本祿章鉅族，采藥尋真，蹤跡遍天下。
愛南滁山水清淑，靈氣鬱盤，遂移家滁之烏衣鎮。
卽古所稱烏衣巷。距滁三十里而近，爲園築丹房。

名灌木修廣二里許周以籬垣映帶陂池岡阜相屬顏其門曰玄圃長春由門而南折數百步爲抱一堂前樹嘉木垂陰庭中稍北瀦水爲池波石粼粼文魚下上中爲湧月亭亭邊植修竹數百竿竹色與波光相蕩宜風瑞玉鏘鏘然宜月翠影泠泠然宜雨鬟黛漠漠然其上有樓突起名梅雪空明澄朗憑檻一頰衆態畢出緣池以西爲一息齋雜置子史丹經以便緝檢師每披覽赫香萬過葉珠靈寶音吐郎郎若出金奏云齋前亦有池視湧月

又西傍山麓疏泉爲澗道植蓮蒹芙蓉兩岸樹柳榔桃杏春月霞組爛如紅雲匝地盛夏荷華菱葉芳香襲人清秋蒲葦蕪葭露光晶晶師與一二煙霞侶沿澗遠隄選嘉石而坐手斟霧泉商訂道要此何以異于瓊田神界上清家哉去湧月數十步依澗爲井蒔菊其上井水甘冽有亭曰菊井南望湖田數千頃農夫作勞犁鋤簞笠鷗鷺飛煙景可悅東盼淦水練碧作玻瓈色山屏插於天端颿檣出乎樹杪遠近濃淡無所不佳斯園居之大都

矣夫士味玄寂履清貞居恒因鼎爲广就穴爲廬
挿荆編麻枕石藉藁葆真抱朴蕭然而已孫登焦
先繇此證道而乃飾亭臺陂池卉木以爲觀遊無
乃崇華居而忘真宅乎余曰不然夫士棄萬物之
榮華而守一真之寂莫假以怡神曷蘇必有所寄
淹汚不近則霽氣攸居尸辱不侵則神明是泊高
明爽塏則魔事遠迹宛轉深秀則棲息乃安故隱
居有華陽之館太史有玉隆之宮豈崇飾觀美徒
取快媮而已乎某于世緣盡矣依吾師共圖冲舉
之業具在茲園也夫在茲園也夫

寧波郡丞龍公德政碑

夫斧斤芒刃政之所爲用異矣威稜行于豪右寬
慈行於庶氓者平衡之道也司牧奉人主三尺法
以計安元元豪右逞逞以彊力抗媯吾所奉三尺
而快其恣睢唯吾欲講興利而渠持以遷延吾欲議
息肩而渠擾以多事一骹骹其間卽法弛而政壅
闕黔首嗷困擊而斷之嚴于秋霜疾於迅鷲而燠
休响沫澤是以流鋤禾者去稂莠牧馬者去敗羣

故威稜也所以行其寬慈也余觀古之嶽嶽巨人
若宋廣平包孝肅嚴重元厲殆似非復人情乃其
於照燭部屋收卹窮巷一何温温殆宥也嚴父之
於愛子也詎不拊摩保護日置之掌膝哉則必正
色厲容嚴而訓勅時而檢柙然後淫比不生德義
有立而成其所謂拊摩保護當其過於方嚴夫豈
不愛其子乎四明郡永龍公之治吾四明號方嚴
矣其于繩豪右也雖要必裁其于惠編氓也雖細
必營苟見其是雖羣譁不爲動苟利于民雖上官

不爲媵爲四明四明之人尸而祝之署定海定海
之人又尸而祝之其署定海也適其長吏以闕其
去務頽俗窳民不聊生公至而一擘畫衆始翕然
以起既帖然以寧海濱羣不逞百什爲伍椎埋作
奸時而小偷時而大掠恣意姪殺莫敢誰何海壖
之民患苦之夜卧不帖席公至而以方略禽制之
先得其盜魁以次芟滅並海晏然至道不拾遺乃
查匿田以業貧窮清糧額以絕瀆獵射裁決以防
蔽竇抑請託以杜私門革僭帳以安佑肆簡輿臺

以省侵擾禁異教以折姦萌去媿樂以美風俗時
賑濟以卹無告罪強梗以懲不率蓋不數月而政
化大行父老子弟以手加額曰公實生我代之日
帑有贖鍰數十緡悉留以需公費困有穀數十斛
以助逢掖寒畯其爲四明亦然是有司之律令也
公爲人剴直高朗耽玄味道博學工辭賦善書法
出聖堂皇飈馳電擊務無留行案無留牘秋霜其
色凜如侃如俄而退食童子進伊蒲之飯荐苦蕒
之羹跣趺胎息馭炁調神化深出道士觀是宜其
操履粹白注厝蹕絕若此則有本哉海上民德公
爲深謀剴石以紀公功德而以不佞少負雕蟲技
且白業素心辱知于公相率微言不佞不佞知公
亥寂無所事此乃海上民則自以爲情不容已不
佞屬之若父兄三老情則固然然實無用聞于乃
公爲也

補陀洛伽山記

東海補陀洛伽山者震旦國中第一大道場也釋
言海岸孤絕之地又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梅林華

嚴言善財第二十八叅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
圍繞說法蓋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又云卽梅岑
山。乃梅子真煉藥處。東海甬句東並海翁洲北界
山東登萊之罘接三神山。十洲諸島安期羨門飛
仙羽人咸在。而洛伽佛道場遠標釋典。開朗宣揚
則自唐大中間梵僧來。髮指感現。始由明州城柁
花津六十里。至候濤山下。是爲海門。東航海抵翁
洲。洛伽山周圍百里。四際無岸。孤懸海中。赤縣神
州不復記憶。置在何處。穢土劫濁邈焉隔絕。雖屬

閻浮亦造物之所以別立清凉界也。遠近諸山大
者如拳。小者如粟。三韓日本島國青螺一抹。杳靄
烟際。乍有乍無。微風不動。天鏡涵空。澄碧萬里。海
鳥鷗瑪低飛。亂鳴驚颿。下撞洪濤。上春銀山。雪屋
簸蕩天地。五鼓望日出。扶桑巨若車輪。赤若丹砂。
忽從海底湧起。赭光萬道。散射海水。天明鮮煜。雲
晃耀心目。吳淵頽謂空水弄影。恍若鋪金。儻伽黎
衣。尤極形容。奇哉觀也。山有潮音洞。乃大士示現
處。洞上有穴如天空。仰窺日星。頽瞰海島。金沙細

軟石罅深黑海濤日夜來嘯吼其下又有善財洞
以善財二十八叅得名窵崑峭嚙表仄中窅崖上
珠泉歎滴不斷號菩薩泉北轉得磐陀石可踞坐
望海外又有龍女洞以龍女獻珠故有太子塏以
元太子施捨故有紫竹林白華嶺蓮花洋以山所
產故有梅檀嶺以佛香故有獅子崑以佛法無畏
故有妙應峰圓通嶺以觀自在圓妙故有甘露潭
以妙法洒心故有金剛窟以威音降伏故山上寶
陀禪寺奉觀音大士其中上自帝后妃王王侯宰

官下逮僧尼道流善信男女遠近纍纍亡不函經
捧香博頽爾足梯山航海雲合電奔來朝大士方
之我眉五臺有加焉江津海浦風濤覆舟哀空候
醮波臣亡時亡之獸洛伽慈航乘潮穩渡開山以
來絕不聞有顛危之險自非勝力默持慈心垂祐
胡能然矣而衆生之朝禮皈依者往往示現霧蹟
神光金身瑞相白衣縞帶紺目翠眉五雲幢蓋七
寶瓔珞香花勝鬘仙禽佛燈時時有之媿汚者望
山而水銷狡凶者瞻容而霰化慧根者頓晤而日

朗迷真者立撤而霧開寶石乞霧于梵衲金光睹
異于王人寶冠感瑞于蓬花戢武于哈刺唐宋累
朝咸知信向至我皇代益以尊崇今上奉聖母慈
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印施藏經裝塑金像宣揚
教典衍暘宗門穆哉盛矣夫大士于現在賢聖劫
中爲觀自在菩薩過去莊嚴劫中爲正法明如來
佛果本其法身菩薩乃其權位據法稱尊道臻無
上因權廣化普度衆生從聞思以入三摩智超般
若本空寂以了一二相善得圓通尋声抹苦卓矣大
悲隨念消災熾然弘願義密教深見聞之妙如響
觀成稅熟耳目之用尽融感而常寂所觀之相何
存過以不留能觀之心亦泯故能各現身而說法
處處皆通握一智以長存如如不動譬之萬波散
派元無萬波千月分光止惟一月嗚呼競猛獷悍
王化之所不能伏而慈氏攝之蔽錮昏庸師儒之
所不能誨而如來導之十方欽崇萬國蜂涌夫豈
偶然之故哉

荒政紀年碑文

萬曆十五年丁亥秋七月颶風髮作積雨海溢傷禾稼今年戊子春霖雨連綿麥苗盡萎歲遂大饑時吳越燕齊秦晉南北並饑無所告糴而明州僻處海隅因蔽茲甚富家稍有困廩者益思不敢出駟會市稱因之射利斗米二錢四郊氓庶至斲艸根剥木皮爲糧城市子婦雖良家著姓多出行乞連袂纍纍相望於道是時始蘇張公適來守明州惕然曰民饑至此吾守土者之責也明部民貧而俗故尚汰饒而猶汰死無日於是躬先儉朴禁一切讌饗服食羅樂華侈而省刑緩征鎮以清淨民饒無食者亟請于監司盡發倉廩首捐俸資次行勸賑惻隱豈弟發乎至誠士大夫富民感動爭願量力助賑饒不能爨者設局爲糜以食之公曰爲糜食饒抹荒恒行之顧食貴時行貴廣弗時弗廣安用抹荒之爲最大忌者今四鄉老稚走數十里遠赴城郭未及就哺而道斃有之又聚千百人於一處而食之躡蹠囂喧是拯其生而促之死也於是發粟各鄉遣官吏分道按置逐里散行郊野行

惟遍召食尅期食惟時而又無羣聚蹂雜之患覈
開藉答吏胥脊出入寒弊竇下不得有所乾沒而
民沾實惠且也牙僧販鬻有禁奸氓攘剽有禁諸
凡荒政可佐黔首旦夕之急者纖悉畢舉而又皆
出以誠悃連以通圖觸機中款全活無算蓋是時
吳越間災傷數千里積骸若陵漂屍盈川鬻男賣
女所在成市五尺之童僅易斗粟而我海徼孤絕
處幸不至是則公之有大造於東也四月雨止公
曰春潦夏必旱此天道也命脩圩塘增堰壩爲濬
水計入夏果旱田畝龜拆晚稼焦枯民益大恐公
於是率僚屬素服屏從闔室清齋徒跣榮雪名山
大川數日不雨乃采董江都春秋繁露塞城南門
設芻龍瘞之士抑火性揚水德令僧道誦木郎神
呪凡壇壝童巫牲糝悉按陰陽縱閉法俄而大雨
如注數日霑足遂以有秋父老謂茲雨若稍遲二
日無及矣先是郡大夫多岐視軍民專意拊循部
民而胡粵行伍公曰壹體諸所拯濟恩波仁弗及
焉更爲加意漕政先是管漕運者非其人肆行侵

漁運務敵歲逋京儲以千萬計上震怒械繫債
事者下之獄廷議以槩衛歲底名糧扣補名為考
成行之數年十不償五而營伍弓鑠侍御孫公某
疏請蠲之軍始忻忻樂生而公益加存卹曰夫介
冑行伍所以備緩急而寧黔黎一旦四郊有鳴鏑
之警將摧鋒陷陣是賴而草菅之可乎戍旅之人
無土毛可食所仰藉者官廩耳散給逾期借抵巨
室成奈何不瘠乃為之按月支給嚴防密管吏不
得因緣為奸當饒荒時躬查帑藏羨餘力請于土

給賑惟均堯登之徒驩忤載道夫戍卒之於氓黎
猶孽庶之於嫡子也有司徃徃嫡子其民而孽庶
其戍乃公無分孽嫡一體視焉即孽之所為德倍
萬于嫡矣於是衛萬戶某率僚屬某某及各戍卒
與民間老成有識者謀曰公之憂勞荒政活我軍
民我曹故可相忘於至仁無頌頌亦非公心而諸
所擘畫拮据若勸賑若煮糜若設問藉若防胥史
若禁剽鬻若豫旱備若脊榮雪若行繁露若釐漕
政若時給餉大要酌古準今相機通變程法於先

民取裁於曾臆惟公惟實不畧不迂此寧獨利濟
一時避而行之亦軍民千百世之利也是詎可令
湮沒刊落不傳邪于是屬不佞其爲文紀其顛末
勒之貞珉以告後之來牧茲土者考焉

戡山文園記

山陰趙公雅携具邀余登戡山入戒珠寺是晉王
右軍故宅捨爲寺塑右軍像山門拜如來大殿禮
圓佛後堂四面洲渚環抱荒烟蔓艸墟莽周遭尋
洗墨池寫經籠鶩處了不可得北折穿藜薄仄徑

登絕頂有亭兀立罡風蕭颯羣峰遠近若起若伏
東望大海烟濤浮空萬里無際下視城郭人家碁
列星布丘冢彌野白楊紅樹一望悽然平湖舄舄
淩舟蟻簇謳聲相畐乍斷乍續與公雅酌數觥涼
颿侵人酒力微薄從兩峰下走城濠數百武入公
雅文園園廣袤二十餘畝田疇四繞中有三大池
正方中架一石橋名通冷池中畜嘉魚數十萬頭
盛栽白蓮隄上雜植桃柳芙蓉橘柚芳春綠葉紅
蕤爛若霞綺盛夏蓮華出水風動雨浥清芬觸鼻

秋來芙蓉滿隄黃鞠盈把幽意颯然霜霰既零卉
木凋傷庭橘深綠朱實纍纍節序索變景物並佳
內有一堂面大池予顏之曰水香居戢山嵬峩垂
在庭戶山風微度鐘磬泠泠清人耳石飄秦望諸
山咸從窓際森列可窺園木在城郭中而屏處空
濠僻絕處烟火萬家只尺千里但遙見爨烟和嵐
翠隱隱四起市喧窳邈絕不相聞風月之夕酌酒
坐通泠橋上桂輪清妍波光若鏡鷗鳧親人鱸魴
躍藻山空谷響太声如豹何異王右丞與裴迪在

公方以茲園爲東山綠野獨葆真元蟬蛻世務然
余用公出處卜時安危今天下方有事恐未得栖
穩園居也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一

四明屠隆締真著

會稽呂胤基克符選

傳

黃眉叟

發光氏登敬亭憇翠雲菴邂逅一異叟黃眉紺髮
雙瞳星炯踞聖磐石之上手斟澗泉而飲之意度
軒朗旁睨六幕發光氏心異之就坐
不顧發光氏曰叟何人某視叟神表必有
願

得接聲歎之餘叟又不顧發光氏乃閉目跏趺從
定入慧一霧惺惺比出定叟亦方睜有光舉禮又
之亦出定兩人相視都不作一語忽霽雲起西北
照耀前嶺叟呼發光氏曰爾知霽雲之所以起乎
發光氏曰願叟言其狀叟曰夫雲氣之芒華也可
以喻道道之精是爲芒芒而釀之煙熅布炁徃乎
虛空來乎虛空聚乎虛空散乎虛空纈而若煙撲
而盈裒故不名無搏之無質粉之不糝故不名有
夫倚虛空而起冥有無而立至人知之宅真泊神

夫焉不妙發光氏曰善哉叟之以雲喻道請得與
叟開言終日叟曰爾知造物之機楨乎霞不茜而
絳嵐不靛而青羲不烘而燠蟾不筵而涼風不籥
而號雪不飾而粉有物官之而然乎無物官之而
然乎太空沌沌爾造化者自造化者自化帝無瑣權
神無奔命然屑雲裁雪隸新昇灑清者頗勞焉雷
門攫鼓其事亦皦悉歸沌沌無乃司帝乎夫萬卉
之紛錯也種別而不亂歲同而不謬剪不能工繪
不能巧葉繁則萃疎色麗則香減核堅則殼薄表

剛則內柔魚淵居空其鰓鳥霄翔輕其翮蛩求食
利其喙獸無衣溫其毛猿狖蟲居捷其臂馬騾陸
馳勁其蹄其最眇輕者蛛有巧蟧有智蠕蠕善逃
旬旬解化螭螭而祝帥仙而蛻斯已奇矣產母甫
產子而乳至子免乳而乳絕嬰兒之出胎也百無
一知而知食食妙而有法與智人同夫嬰顛然造
物使之也敢問機候發光氏曰理無極出而爲太
極無極無物萬物生焉無極之妙妙有光霽上帝
者無極之有光霽者也光霽袍含莫可端倪無自

含有有自含無有物忽歸無無不害有當其無也何
一物之可名當其有也何一物之不屬故絳霄紫
府玉樓金闕清微大赤鬱蕭彌羅天官僊卿諸曹
列史千祗萬靈統屬分職生物宣教無非實有遠
而畢燭多而兼舉瑣而靡漏繁而彌整是帝之神
道也小儒闇局妄名有理無神夫帝之造物章章
神矣道生帝帝生神神妙物必曰無帝曰理自神
斯之爲大矯誣古聖詰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
是皆徒以理求之乎我光氏曰萬物惚惚同歸彫

落天地大矣乃亦有刳夫天地所以生物者也天地不能自逃於刳胡物之生生者不存生者何恃叟曰天地道所結也道結而爲天地天地一大物也何故太極墮於陰陽也夫物故有壞也道有天地道結也道非天地也譬聖人有軀殼軀殼非聖人也以天地認道是猶以軀殼認聖人也天地有壞而所以大天地地者無壞故闔闢滅起物恃以立也殺光氏曰刳有大小何也叟曰天地混沌一大刳也國家之治興亂亡一小刳也萬物之災

屯死滅又一小刳也人心之天而人善而惡又一小刳也殺光氏曰天地開闢必有混沌國家治興必有亂亡萬物福祥必有災屯生存必有死滅人有君子必有小人人心有善必有惡何也叟曰道生天地天地墮於陰陽陰陽必有善敗也殺光氏曰天地今有陽而無陰可乎叟曰墮則必有不能無也殺光氏曰有陽無陰世亦有之乎叟曰至人正脩其有陽無陰者也殺光氏曰道生天地故墮陰陽有如道不生天地溟溟泮泮亦無陰陽亦無

世界亦無生滅亦無成壞不亦可乎叟曰天地世
界不能無故無極必出而爲太極太極必墮而爲
善惡善惡必流而爲成壞理也勢也水在山則清
出山則濁然水不能不出山也至人正脩其不生
天地者也正脩其溟溟滓滓者也正脩其無陰陽
無世界無生滅無成壞者也堯光氏曰無極出而
爲太極太極墮而爲陰陽然則太極卽陰陽乎叟
曰太極墮於陰陽太極不化而爲陰陽也猶月墮
於波月不化而爲波也故天地開闢而混沌混沌

豐腆御史心才道人以彼多難後猶能持門戶乃
尔吉生落落終非人下者以姪女許道人女實御
史出育於其弟某趙氏聞之稍不自安矣道人有
同袍友鄧三富而跌宕一日騎馬過道人宅趙氏
出後園采花鄧生從垣外望見趙氏大悅其色詢
知爲道人妾又知道人方與胡氏約昏心欲得之
而道人奴嚴蘭有子鬻鄧生家因其子呼蘭妻與
之錢二千今蘭妻陰說趙氏曰夫人之歸吉氏本
以續昏爲正室今主復納胡氏將置夫人何所不

且去妾而即妾乎夫人他日安能低顏下氣視胡氏眉睫鄒某人才足憐家業鉅萬頃者新喪其偶願娶夫人爲繼室不猶愈於頰仰胡氏爲人妾捶楚罵詈無時休乎趙氏聞蘭妻言心動先是道人每歸自他所趙氏寒暄甚渠至是情態慘淡頓踈道人道人大疑趙氏有外心遍詢家內外人無所得疑終不解一日道人從容謂趙氏曰卿與我始約昏不幸爲白氏強今卿失身他人白氏死而卿得來歸方圖不娶與子偕老今復爲胡氏強不肖

中一霧不昧故曰脩其未生天地之初也天地未生身有生滅是造化之所不能陶鑄也集道者虛歸真者無虛無而言于聖之所能外也叟曰釋氏云不思善不思惡惡不思善亦不思惡何也發光氏曰泥沙金屑同障目故善念惡念同障心故余嘗坐而大忘則混沌矣一念即起即不混沌矣叟曰無所不忘而入於混沌矣何一霧不昧也發光氏曰茲混沌也所以一靈不昧也故嘗以混混沌沌得之以紛紛擾擾失之發光氏曰寂感動靜如何

而得一致叟曰寂而靜用定也而不離慧常惺惺
然感而動用慧也而不離定常湛湛然定中有慧
定非狂識非寡陽萬事萬物常應常靜此中乃疑
故寂合乎感斯爲真寂靜合乎動斯爲真靜求感
覓動非寂靜也惡感厭動非寂靜也譬之於照鏡
不求照照來不辭照去不戀是寂靜之本也由物
有照求照無物何照之有照有去來鏡常自若人
心亦然大道畢矣

臨清婦

休寧一富翁商於臨清置一妾其妻聞而誘之歸
閉之別室裁其飲食家人憐而穴其室私納餽焉
妻後知之大怒遂縊妾死未絕輒入之棺中令四
人舁之曠野及途而藉從棺中呼曰舁人出我我
衣帶中有金爲謝公等四人出之取其金相與謀
曰主婦悍甚事洩柰何既得其金不如遂殺之乃
復入妾而瘞之士後妻患喉結塞食不得下延邑
中醫士金淮丁洋兩人共治之同處一室忽白日
見一婦人顏色慘淡登几而坐兩人知其爲鬼也

怖甚婦作語曰兩君無怖我本某氏妾為悍婦絕
糧而縊幸不死復為昇棺者四人攫吾金殺之道
上我命實未應死死為冤鬼四人者吾已盡殺之
一人臨河盥手吾搯其項背而沈之河三人者吾
皆伺其便死矣歎悍婦陽筭未終吾今之病渠結
塞食不得下嚙是吾手搯其項也吾自報吾冤公
等不知而欲治療之是吾之所以來也兩人唯唯
久之淮問曰始既能殺人報讐又能見形白晝有
霧氣矣敢問冥涂之事何如婦曰凡人間善惡報

應及冥府官勾攝賞罰與地獄輪迴等事以世間
傳聞一一皆同非謬荒淮曰吾年垂老尚無子何
故姑當知之婦曰公豈忘之邪公少年時與一壯
士角力沛礪間公度力不能勝彼以計給而殺之
公之無子此為祟也尚何尤焉金丁兩人聞言震
慙脅息伏地不敢仰視頃之洋復問曰某亦無子
何故婦曰公子姓方多爾其後淮竟死無子而洋
果生子五人孫倍之而洋今尚無恙金淮者余姦
汪虞卿至戚丁洋者丁南羽季父也余客休寧二

子孳觴觴余蕭寺爲言其事甚詳嗚呼昔搜神記
記紫姑爲人妾爲主母妒殺之則中遂作廁神今
觀於臨清婦始知于令升之言不誣矣夫死者必
有鬼也殺人者必死也善惡必有報也此豈歎可
爲妒婦之戒哉

屠印姑傳

屠印姑者余宗兄觀察公倬孫女國子生本志女
也生有殊質端麗美好莊嘿寡言嫁同邑陸耿章
陸亦邑望族耿章淫凶無行與羣小狎嗜酒好博

蕩其產盡多負酒家博徒債以姑爲質先是贅太
志家諸惡少慕姑姿色以利啣耿章陰今日關外
家求去不得乃詭託暫歸拜其二姑忌歸而輒被
留日夜以姦事說姑嬖奴許壽愛逾伉儷以壽嘗
姑通與姪亂因而鬻姦諸所與狎惡少姑執不從
耿章誘脅之百端又令壽強就姑姑以死力拒脫
耿章大怒搯巨槌擊姑極其楚毒遍體爲傷奪去
姑相服帷廣幽之別室室臨衢路敗壁短垣姑夕
月衣破單衣坐藁枕塊肩戶絕粒有身四月乳其

子甫二歲凍餓委頓守死不移伯叔諸母諸妯心
憐之對窓掩泣耿章聞而恚詈諸母諸妯有小奴
取團焦竊飯姑耿章偵得之撻奴斃死自後無敢
視姑者姑身被重傷凍餓日久胎死懷中腹爲腫
脹不復可就卧第偃偻匡坐寒栗微號行路人從
窓間私窺之無不摧肝酸鼻去而耿章日夕與其
奴壽寢處樓上詈猶不絕声父本志聞而往視之
耿章大罵姑惡婢日夕且死父至何爲者本志爲人
庸弱竟不能一吐氣姑積十四日命絕垂絕時始

泣謂其父曰女分應死者有四冬月單衣破盡應
死絕粒旬日應死餓而夭其腹胎應死其四者非
女所宜言女既死矣安用復嗷嗷爲大人當自廉
得其狀死之日陸氏聚族公憤且媿之子也無良
或詈或擊親疏觀者如堵亡不嗚嗚哭失声白日
陡黑風颯颯來嗟乎古烈婦貞女截髮斷臂剝目
割鼻燒溺雉經懸諸日月光於彤管煌煌烈矣乃
或多激於一時氣義倉卒自裁如姑從容忍死積
十四日持節如石視死如飴遭其夫之無良楚毒

備至歛歔待盡略無怨言至於垂絕而猶不欲揚
其夫之穢行謂非女子所宜言當姑姑若時或勸
姑益快於一逞姑泣曰夫妾天也天宴爲之妾何
敢怨妾所以忍辱忍苦庶幾望吾夫一朝悔改驩
如初爾嗟乎女死難女死而能不怨其夫尤難匪
獨女烈殆女聖也耶余宗胡不幸而得婿若彼夫
又胡幸而有女烈烈若是女胡不幸而遭其夫之
無良在人道之外又胡幸而能以九死卒全其貞
操也蘭死留香女死留名女之痛楚湏臾爾而彪
彪炳炳與天壤相敵今女不能力忍其百苦而從
夫於昏卒蹈徇彘行豈維兩宗之羞腥穢東海矣
余是以始而爲女淒其以傷既而爲女忼慨以喜
女之處死善謔矣妾有遺憾矣故曰殆女聖耶余備
錄之以告庶姬且以俟世之觀風者采焉

錢太常傳

錢太常先生諱薇字采之別號海石浙鹽官人也
其先曰貴四洪武中編戍貴州仲子裕留焉數傳
而科第衣冠綿盛遂稱望族公生蚤慧操筆爲制

科及古文辭沉蔚爾雅有作者風爲人踔厲獨行
不苟趨時軌冲挹穆如蟬蛻世俗之芬垢識者知其
備器歲乙酉舉於鄉壬辰舉進士授行人公居京
師益務研討功令含茹道真從增城湛源明先生
遊時譚性命者卑牽文字欺玄超高駕清虛寡實
際甚而浮僞匿情爲儒螟蝨公醇粹精嚴一洗學
者陋習要以中所領悟施之實用驗之官政甲午
以行人使楚藩秉禮端範饋餉一無所受還拜禮
科給事中慷慨彈事無所忌諱奉命湖廣廣西查

理邊儲釐姦剔蠹敷而不苛九溪衛軍民獮鷲自
宣德間虔劉薦紳官司莫敢誰何車跡恒不至其
地公毅然親往宣布朝廷威德邊夷按堵靖疆千
夫一氏四人碩弗率包藏禍心人情洶洶公以方略
禽制之西南垂益畏而懷公比歸父老子弟遮道
戊戌晉右給事中居掖垣四年前後章凡百數上
彈劾台輔大臣戚里閹寺條奏國計邊防至犯顏
正上聞者咋舌已論翊國公郭勛不法七事勲貴
褫魄諫上巡幸奪俸會星變言事謂洪範咎徵繇

時政多讐主德有闕所致語大切直疏上自分必
死至命下賜編民以歸歸而杜門絕跡公府日以
著書譚道爲事至事有關里閑休戚者則庭發之
時倭寇煽雲並海郡縣罹兵燹慘不可言公抵書
督府條畫神解後悉左驗當事多采焉而我軍敗
於孟堰公爲收陣亡將卒千三百有奇爲文以祀
埋其齒平居嘉惠後學賴以成立者甚衆存卹宗
親往往待公而舉火公益立朝侃直居鄉長厚世
所稱名德鉅人者邪前後使者咸尉薦公公高卧
不起無何卽世穆廟追錄先朝敢言者加公卿秩
與王賞諫臣諒哉所著有承啓堂諸稟藏於家

方孝子傳

方孝子名元全休寧人爲人樸茂堅貞獨行絕俗
事其父雙溪處士母朱孺人至孝二親並歿哀毀
逾禮衰事既畢結廬墓所三季啜粥飲水絕不與
家人相見墓在深山中藜箐密翳崕谷窸窣樵牧
罕至每天陰日落狐玃躑躅妖鷗號鳴青燐吹煙
山鬼來吊處之漠如了不爲怖又地多虎狼日魚

休出沒于孝子側狙視之無有久之虎狼馴狎如
家畜然人以爲孝感而少弟頗事狎遊孝子召而
與之相對銀鑄墓前泣而告戒之形容枯瘠殆無
人色見者憐之勸孝子暫歸休沐孝子曰吾不能
從二親于地下庶幾昕夕墓所霽氣只尺柰何歸
而卽房帷之安娛妻孥之奉復何顏面仰戴天日
居三歲鄉父老文學聞于邑大夫曾公遣吏逼孝
子歸又三歲而始還其神采嗟乎儒者拘攣謂孝
子割股廬墓爲矯絕大過之行夫使爲人子無故

而以聲貨利尚氣好鬪觸忌冒險毀其肢體辱及
其先誠不可以語孝若不幸遇父母嬰危疾瀆死
亡人子當斯時而憂皇窮迫莫能爲謀于是不得
已而希以至情籲天格神延其親旦夕之命彼其
計亦無復之耳何過之有及夫廬墓尤屬其情沉
痛惻愴深矣人子又在父母膝下一旦不戒於霜
露大高堂卽重泉裂肝析腸宜如何而蒙犯煙霧
與鬼狐狎而日守二親之遺骸出告反面晨昏必
覲飲食必祝以此爲媮何求多於苦行世有執親

之喪而私飲酒臠食親甫入土輒弁髦之而安享
閨房聽笙竹爲娛樂此其視孝子何如嗟嗟晚近
世亦有不及爾大過之行歟矣吾得孝子錄而存
之吾以媿夫世之執喪而私飲酒臠食者親甫入
土而享閨房聽絲竹者

呂心文傳

又先生諱炯別號雅山崇德人其先汴人宋
一曰維祖者尉崇德遂家焉十二傳至相官
判官沔陽公有丈夫子三長曰山西太僕

寺丞煥季曰淮府儀賓煥仲即先生也先生生有
異質十七補邑諸生慕古抱竒文多閎現且語有
司乃卒業成均以才傾其六館聲稱藉甚嘉靖乙
卯舉順天鄉試第七人沔陽公饒於訾是時東南
有倭患城崇德役半屬沔陽公及賊猝至城破喪
其訾幾盡而沔陽公踔絕高行義然性方嚴不諧
於俗睚眦乘之家如案郊先生歎身肩負諸爲解
沔陽公禍計者悉捐私橐一不以聞于沔陽公前
後不下數千金後沔陽公稍聞其狀太息疾革而

屬伯季償先生各千金先生推去都無所取曰我
實未嘗有所損爲人子代父憂分也柰何因以爲
利事太僕君猶父及太僕君卒事其丘嫂茲益其
拊其孤逾於已出儀賓君以尚王留楚邸比太僕
君卒儀賓君得請以歸先生喜而爰彌篤所以
拊儀賓君之子者更逾于所以拊太僕君子蓋太
僕君與儀賓君各有子而先生獨無出曰呂之先
不餒而可即有子何必我先生凡五上公車多以
病歸乃謁選得揚之泰興令泰興澤國民仰食漁

鹽多菴葦之盜椎埋爲奸老幼朝不保夕先生首
禽殺盜魁餘黨解散境內敕寧爲政精核有幹局
監司倚辦事有不可者必以屬呂君有議改運道
者欲繇常州道泰興出楊子橋費以巨萬計先生
持不可曰運故道在足通漕艘必也舍其故而新
之上病國而下朘民非計也議卒格不行時當事
以文法拘持郡國而令長以下率脂膏媵阿以媚
上官賢者不得行其志而黔首重困先生守道秉
節度與世俗柄鑿也乃喟然曰吾處百里如虱處

禪歸而偃仰半畝園中足傲天地白接羅賢于墨
綬遠甚因賦詩五章余讀之條寥冲遠蟬蛻塵壒
有陶彭澤風投効求去兩臺以下慰止之文移數
十下士民遮留者數萬人先生歸計既決乃從閒
道歸歸之日有邑供帳百金悉藉而屬吏曰以需
後今無更煩民邑父老謳歌思之久而不置先生
歸而讀書味道遊于溟洋有園曰爰芳樓曰瞻雲
舍前後雜植名花嘉樹陰翳扶踈脩篁夾池檉柳
映門舍中置圖書敦彝之屬日匡坐林香誦釋典

道經騷選稍倦則散帙曳杖起徐行花徑臨清池
坐磐石聽黃栗留交交鳴樹間玩文魚銜尾相逐
穿行藻羣從賓戚過之或四方文人遊士納履則
欣然煮茗烹葵出家釀松花地黃酒相與行歌坐
隱清言娓娓日夕忘罷或呼小刀與客出郭西五
柳庄登岡隴步阡陌看農夫襍襖開田間桔槔水
声泅泅又或命童子歌青溪白苧采澗芳擷野藪
酒焉會心先生少時頗跌宕慕三河五陵鮮衣怒
馬風晚節刻除豪態而好客好施至老不衰貧者

待以舉火行者待以裹糧家橐漸空而戶屨常滿
居京師時親知有客死邸舍者悉爲棺殮以歸而
又厚卹其孤寒暖無門地者爲獎借成名貧無婦
者爲之娶有急難者密爲之營解而其人不知于
是先生之家日貧負人與人負略相半負人者晚
年破產償之人負者弗問也而先生之義聲亦日
譟生平窮交在當路輒絕不爲通郡邑大夫慕先
生選選式閭虛席先生亦時延致讌咲文酒而絕
不肯有所關說有司卽念先生欲稍爲响沫乃不

能得先生片帑至邦大夫有廉而歿于官者先生
則又爲營賻殮葬人以是益高先生行義皦然云
嗚呼先生視世風一何遼哉有白首身都卿相父
妨賢者路猶眈眈膏肓必爲人掎擊乃去去而猶
攢眉蹙額臧獲外譁妻孥庭謀其爲卑吏者朝挂
朝籍暮營私囊官不及待而其家已稱僕隸以余
耳而目之若曹曾亦不少先生五十日泰輿令輒
飄然挂冠去去而不持泰輿一錢此其風槩何必
臧柴桑翁哉柴桑翁處晉宋之際託名耻折腰東

帶見督郵以去先生慨令不得行其志而附五柳
先生以成名五柳歸而貧苦飲酒不足或乞食向
人先生藉其家頗有種秫田饒酒資此其微不同
邪乃其文辭之條察冲遠伯仲耳所著有道德經
解山林湯言秬苑瓊言姤芳園襍詠素心居集蔽
于家大都詩文閱而歸于簡淡余往今青浦與
先生爲神交赫蹠時時通不絕及余以儀曹卽北
嘗與崇德令朱君維京一醉姤芳園見先生姿鑒
澄朗胷懷蕭疎真人外人方期與遊于壙垠而先
生不作矣先生無子子儀賓君仲子有女四人其
季適同邑文學李君衷純年少有竒才與余善李
君屬余爲先生立傳亦先生志也

李賓父山人傳

山人諱生寅字賓父號暘谷爲人冲和恬雅不立
崖異風格條遠精名理善譚詠有許玄度劉真長
風伯仲並遊太學爲卽山人獨不仕讀書味道居
恒慕王孝伯飲酒讀騷乃取以名軒蕭臯有田一
頃歲收秬秫釀美醞闢白鉏園半畝秬名卉嘉木

間植瓜葵韭薤每科頭手一卷偃息梧柳之下仰
盼雲氣散步涼風客至然香擷園蔬出家釀留連
竟日揚扈風雅吟詠煙霞或客語嘈嘈涕起山人
吐微言意度整暇客無不解頤而罷有及市朝升
沉變幻事亟取塵尾揮去山人無好好爲詩不
作雕鏤粉澤天動神來閒澹幽寂如其爲人行事
五十欲製遠遊冠裘根自四明台宕遍歷五岳震
旦中諸洞天福地尋真采藥希蹤禽尚彷彿在期
以母老不果行逾年而卒有子豐夙慧豪邁負氣

與山人差殊調然識者知其不凡兒也歿光氏曰
古稱被衣石戶之農瞿硎先生風華來映人入口
如啖哀家梨今此風胡其察察哉則世味蠶繭溺
人深耳蓋近代多贗山人日僕僕負囊走方國蒿
目鋒舌憤言講張而汲汲升斛故今而布衣褐賤
矣若李山人不出戶而讀書譚道以終其身斯其
稱爲山人無慙乎蓋隱而工詩求其品當在孟襄
陽秦系之間贊曰

讀騷取適灌園寄散介絕溪刻藺不任誕江霞朗

映庄松孤偃何以品君鳴瀨清淺惜哉早謝遠遊
未踐

鄒先生傳

鄒先生諱夢龍字叔見學者稱爲春淵先生楚雲
夢人也鄒氏其先麻城人先生父洪溪公鵬鵬父
伯許伯許父顯顯父盡善盡善父文斌文斌徙家
雲夢遂爲雲夢人洪溪公事母至孝母病會隣家
火公抱母呼而天爲友風洪溪公娶于張生先生
食負先生內奉洪溪公而外勤學植十九歲補邑

弟子員諸弟子董董誦帖括希青紫先生獨博極
羣書蒐采古人神髓而兼綜於曾中精理觀化挾
磔三才參合萬變留心經濟爲世大人鉅儒而踐
履純篤行義矜然不滓眎世之虛僞夸毗華而不
實者大壞逢掖之士尊爲楷模邑大夫郭公黃公
先後爲開館以延先生待以上賓之禮士亦爭願
從先生將先生逡巡言動一稟於先民健身嚴勅
絕不以令長虛左故而稍有所居問自潤而令長
居恒以幽獨微細觀先生乃始敬服先生果高潔

醇白士也先生治心甚密神明懍懍念慮甫動善
惡悉登而記之其始痛加淘汰後漸瑩湛慨古禮
廢壞喪祭大事采周禮儀禮及文公家禮酌而行
之俗初姍咲爲迂晚乃有化之者先生剛勝疾惡
而中了無町畦遇豪貴抗顏不阿而處布衣平交
頽欹欹冲挹常有以自下者家最貧而好賑卹困
乏嘗欲置義社以贍宗人稍試行之力不逮而罷
先生學爲通方不爲世用有志整齊方內陶鑄羣
品建鴻儒炳烺之業連蹇有司乃歎曰道之不行

命也遂取乾之初九更字勿用別號潛野山人益
以讀書譚道自娛好陰詠而不屑刻雕藻飾簡質
天然直寫其胸臆伯子觀光孚如少而好深湛之
思閱博要眇操筆信紙萬言立就以辭賦雄海內
先生日提訓之曰兒輩藿泐茂矣敦本務實行古
誼尊先生華故足尚也本實是撥而徒多張鞶帨
剪綵則無爲齎脩辭矣即華如江鮑而翁不取也
而諸季觀光觀光耿光有光咸彬彬質有其文云
孚如起家進士授中書舍人先生詒書長安曰見

幸仕仕寧渠止薶蠹膏潤其八口爲則以光明粹
白下樹尺寸上報陛下而翁未竟之志兒卒成之
有如止以薶蠹膏潤其八口爲者非吾兒也以故
孚如之在仕路冲寂簡遠有古高人風而辭鋒峻
厲橫絕一世物望益隆識者知有先生之義方在
也先生膏車秣馬將視舍人京師病發而卒舍人
哀毀骨立服闋補中書尋改吏部郎時不佞在蘭
省一見傾注遂結爲心交日以文章行義相砥無
何而諛言驟興誣不佞跌宕踰檢孚如獨曰今夫

卿非漢之長卿也以我所知謂其超超玄著儵然
有出世度則可至其秉道執節競競大閑宜莫之
能先也孚如其知余哉不佞之出都門孚如執手
曰長卿歸而私其海上青山白雲幸甚楚越相距
亦維昔人所謂風馬牛無論聚首即北鴻南雁亦
不易達也先布衣之行有足傳者願託吾子實圖
不朽之不佞敬諾之六季以嬾故未就也頃孚如
勤二千里薄號相促之命墨卿宵貌先生行
義夫藻雅韵士風流自命逞逞嘲哂道學先生謂

裹青布巾跬武繩尺未免迫迂腐不通於方今
駕虛矯言高行卑飾昭昭而墮實實是是爲僞儒
達士非之如其蹈道秉禮正已慎獨型范典刑于
是焉在若鄒先生是士之寶也乎如雖擘擘文采
而龐厚葆真不失家法譬之木木既培厥華乃茂
久之華落葉脫終歸大根聖門文學德行列爲兩
科是兩者實相影形德行合文學則顏閔樵魯之
夫文學舍德行游夏諸賢詎雕飾繪綵而决裂名
檢者邪故宋蘓黃程朱互相矛盾若敵國然余以

爲並非大道爲公之度審若是孔門之四科非也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二



四明屠

隆縉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傳

吉道人傳

吉道人名玄字玄超句吳人也木姓陳氏母舅吉某無子子道人遂冒吉姓父為高密令拜侍御史上疏論嚴氏廷杖至六十謫巴東丞遷烏程今卒於官朝廷錄其忠詔贈太理寺丞道人七歲為任

子少而風流個儻不羈父在日與諸生趙崇德女
約昏未聘白少卿愛道人以女許焉遂娶白氏年
十七與客登虎丘屬上海一宦家夫人擁諸婢來
遊一婢秋香者姣好姿媚縞衣淡妝道人時有嫌
之喪外衣白衫而衷服紫襖絳袂風動裾開秋香
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爲說已有情也亟物色之乃
易名姓葉昂改衣裳僞作婁子密往賄宦家縫人
鬻身爲奴宦家見道人嫺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
少初習舉子業道人陰教二子業課塾師驚二子

驟慧語其父深加獎賞二子益愛暱道人道人一
日求歸娶二子固留之曰爾母歸我言之大人爲
汝娶道人曰卽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而甘
心焉餘非所須也二子於是力請之父母卒以秋
香配道人合卺之夕解衣猶狀紫襖絳袂道人咲
謂秋香曰子寧憶我乎秋香凝睇良久曰君得非
曩日相遇於虎丘少年邪道人曰是也秋香曰若
爾君故自賢介王孫何爲人奴也道人曰我實良
家子往者見子含笑目成意念深屬乃不辭屈體

辱身亦惟子之故。今者奔而獲諧，夙願天贖之也。秋香曰：妾往者見君服表素而華其裏，謂少年挑撻可咲，非有他也。君乃遂作有情癡，爲區區一婢子而屈辱君以求伉儷，不亦過乎。然秋香心實陰喜得當道人矣。會句吳學博某遷上海，令道人嘗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其主謁令，既出竊假其主衣冠入見令，令一見握手寒暄甚洽。它僕大驚，報主人歸而主人詢其故，不合。少選令至訪其主，并訪道人。時道人外父白方爲吏部郎，尊顯。今問道

人及吏部起居甚悉，意色都不及主人。主人駭視不敢詰，而道人從兄適東遊道經上海，其僕偶見道人，急報從兄，蓋其家失道。今半歲疑其死，他所從兄聞而遣數僕持道人歸宦家，始悉道人顛末，乃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吉氏云。一日道人衣華衣乘駿騎入城，道旁偶見一小姬倚門流盼，往來數四。徐反轡下馬，與姬對門立，數屬目焉。忽一老僕從門中出，曰：卽君何佇立於此。延道人入，則道人兄蒼頭奴也。家訾頗饒，與吳閩一老歌姬狎，姬其

女也柔膩靡骨善琵琶老僕治酒脯觴道人道人
欣然爲留盡歡而罷清明日道人掃墓還挾諸妓
暮入城過一酒樓下聞樓上弄琵琶歌声甚麗乃
命隨行歌童數人放歌一曲樓上屏息以聽道人
命偵之乃數客擁向所遇歌姬也急叩門不得入
投以瓦礫遂大闕而適遊微官卒過之盡縛樓上
人付去詰朝酒家置酒携姬謝過驩燕至暮姬意
甚屬道人將留宿酒家白氏聞而率減獲數十人
親如酒家挽道人以歸無何姬還吳閭道人追及

之以金與兩奴質姬同遊虎丘夜亡歸何吳山中
姬父母迹至道人家白氏顧友誣姬父母陰賊道
人執送有司道人聞而亦出與訟有司以吏部故
斷姬歸道人而責道人厚酬其父母直道人復負
氣好凌人與宗兄某失驩杯酒間相詬遂舉巨盃
投宗兄傷額流血被面於是大恚恨道人道人嬖
琵琶姬白氏妒之秋香亦以失寵故與白氏合而
排姬姬亦性剛不肯爲白氏下至與憤爭白氏手
批姬頰姬是夜雉經死宗兄恚道人者陰與姬父

母白金喉之訟道人懇而逃匿故人王生王生有
妾趙氏乃道人向約昏崇德女也王生客京師女
知爲吉氏子竊以羨飲食酒茗時時餉道人王生
叔聞而密告之有司逮捕得而徑論死歲餘白氏
亦卒趙氏不欲爲王生妾聞白卒繫心道人使女
奴通慇勤亡奔道人道人與王生構訟有司以道
人約昏在前斷畀道人道人遭多難破產家遂四
壁立猶勉治精好飲食結客任俠不已胡御史個
儻人也偶以他事過道人家道人咄嗟具醕作食

而開闢萬物成而壞壞而成不知兌翻覆而大極
無恙還歸無極故混沌之後復立乾坤無極無恙
之明驗也人陷於情塵汨於嗜慾蕩精走氣漸至
耗敗一反而洗滌立躋聖地形氣耗敗而真元自
如故也叟曰人心之明霧主人也形骸四大屋舍
也知其爲屋舍棄之亦可至人并寶屋舍何也哉
光氏曰是明霧之所以舍也明霧既成我有真宅
天地皮殼爾何有四大明霧未成賴以抽泊而葆
真育和壞則霧明散湯而無所依附復還造化則

溟而無覓更稜屋舍則迷不可知是以至人寶之也
也殺光氏曰至人脩其不生天地脩其溟溟泮泮
脩其無陰陽無世界無生滅成壞其說可得聞與
叟曰天地所患在有天地人身所患在有人身有
天地而陰陽造化於是乎立有人身而善惡情慾
於是乎生陰陽造化成天地而即壞天地善惡情
慾成人身而即壞人身猶水生蛆壞水者蛆木生
虫壞木者虫至人所以脩脩其大忘也大忘則善
忘惡忘情忘慾忘天地忘萬物忘無所不忘而其

誠負卿且爲卿擇佳壻嫁卿何如趙氏初猶拒道
人道人固言之趙氏乃撫膺太息曰君負心人妾
義不能復作胡氏青衣爲之浣裳及廁踰君必遣
妾者妾聞鄧某賢而可依道人遂大怒考羣婢得
嚴蘭妻受錢作說狀貸蘭妻死今持趙氏巾耳往
給鄧生來云趙氏念子深密召子鄧生疑不至道
人復以奇計致鄧生而今家僮豫備蘆條麻索楊
條鄧生至道人誘入密室數之曰吾與若同袍友
汝乃賄吾奴誘吾妾夫豈將不食其餘鄧生股栗

不能對乃呼僕以麻索反接鄧生盛之遽際鞭撻
條數百幾死呼趙氏畀鄧生携以俱去既而大悔
恨聚家僮及田奴百餘人持鎗械焚火夜闌入鄧
生家生方與趙氏酣寢復執而撻之奪趙氏歸而
僮奴遂乘機掠生家財物而家各大興訟郡大夫
欲坐道人切盜道人曰聚衆持械焚火誠近切盜
顧盜無劫婦人者况婦吾妾也鄧生忘同袍之義
懷投梭之情竊婦以逃我併力追之憤懣所激事
出過橫願伏三尺無恨郡大夫聞其言而心壯之

旬吳薦紳惡道人橫而憐道人才亡不爲之力解
者竟得減死與鄧生同輸作城旦春而趙卒歸吉
氏道人忿趙氏外心終身不復近其後胡御史卒
女養父媿道人好俠不已而家益落遂欲負道人
昏故索道人厚聘以難之道人佯許諾實無從得
厚聘女聞而遣保姆通私脫簪珥金玉佐道人聘
資女父覺而執道人窘辱之道人曰女實御史公
出御史公許其昏死肉未寒柰何背之某爲子婿
取外父資何害而君持之急者何女父益大怒鎖

道人逼書離昏女聞之亟使人謀於其家尊行者
以他事召父去而使奴解道人鎖女於戶內窺道
人道人向戶泣拜謝女飲泣而淚顧羞不能當拜
道人回身翻焉入道人望之魂傷黯黯家人爲之
感動咸歛歔泣數行下俄而父至見道人鎖解逾
怒考諸奴具言女令解鎖父嫚罵女頃之家小婢
忝報女已闔戶自縊死矣道人聞之摧痛絕先
是道人坐鄧二家事繫獄胡女父計絕索饋必欲
資道人死囚有宗金者力爲道人地竊市酒脯時

臨餉道人得不庾死道人德宗金每爲人言必蘓
蘓爾涕道人不死要亦累微天幸云道人念妻亡
家破使貞女復爲已死何復碌碌人間世爲遂棄
家爲黃冠雲遊訪道結伴入終南山絕糧而返復
南遊歷衡湘沉辰登太和窮探幽深架阻處沿溪
澗行數百里鷄犬不聞樵牧盡絕忽見一磐石上
細草蒙茸似有人迹踞坐良久有人從高崖飛步
下頭頂銅帽身披木葉深目黝體見道人瞥爾轉
身欲颺去道人急追及之崑際再拜求道銅帽翁

注視不言道人叩頭不已乃挈之行丈數十里入
一石室發石函出一編賜道人曰得此道術通天
地伏鬼神既而歎曰吾爲子作數語當復須二十
年修煉乃還吾真炁道人復在洞庭間遇異人表
先生授正一符訣又在七閩遇神僧授神通祕術
能檄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藏往遁形匿光飛錢
攝物變幻狡獪莫可端倪客東昌大旱御史中丞
而下久禱不應東昌守蕭君聞道人有神術白之
中丞延致祈雨道人披髮仗劍登壇作法卽掩大

陽雲霧四合雷電砰轟夜取石灰盡北斗七星壇
上道人以足踢一星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天上
二星不見官吏人民仰視大駭約明日申時雨詰
朝中丞太守及諸僚屬悉素服環拜壇下觀者萬
人至午未天日清明纖雲斷空道人愈赫符誦呪
益轉皎潔太守蕭君失色道人書一符呼壇下一
黠慧吏曰汝持符急走遇婦女姣好白皙者納符
懷中卽還走泄吾炁吾使天將背戮汝吏持符走
見市肆中一婦取符納其懷中有頃婦自解衣披

髮踉蹌而來徑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黑
雲陡合雷雨颯降平地水深尺五政及申時官吏
萬衆愕眙驩呼目道人爲神人又嘗禱雨吳中與
人約期澍雨曰雨從西北來從東南非吾雨也已
而雨從東南黯霽復散頃之西北雲合大雨人始
畏服道人果能致雨非微夫幸者爲人祈仙令人
所書卜事默禱赫之封紙函中置壇上扃其戶明
日啓鑰封識死然發之則筆墨淋漓或取白紙黏
壁間霎時字跡隱起漸次明朗朗無拘踰糜石青丹

砂紫粉五色璀璨書法迥麗往往作晉魏人筆意
隨人所作詩賦清空瀟灑悉是瓊笈綠韞語又能
爲人追寫亡真人失其故祖父妻孥像者道人令
其家張絹置筆靜室中遣神將追攝其幽魂而今
仙人爲之握管畫像人從室外聽之毫絹歷落有
声少頃而定開門視之皴畫初就肖像儼然即喜
怒嘖咲湏眉癡痣纖悉剔扶子姓一見即號哭伏
地不能起仙人傳書畫以法厭之乃可留不爾久
則失去又能爲人除祟斷魘神符所到精魅現前

立命燔斬病魔遂除書一符繫人胫脛日行千里
行如風聲不復可竚足檄廟神取神燈夜列炬百
什前導或高或下爛如巨星人亡不見者以百錢
散投水中盂鉢收之繞誦密呪錢一一飛入盂鉢
百不失一擲一扇梁間化爲鼠已又擲一扇化爲
狸奴捕鼠嚼之盡又能煉神兵失列營陳置竒門
遁甲敵猝入之不能出以法攝盜在室中迷不知
所往卽就道令足禁不得前諸滅風火驅蚊蛇亡
不神驗人問以休咎雖隱伏方寸之中遠在萬里

之外妻子勿聞人跡不到者悉洞然炤燭諸天上天
下蓬萊弱水酆都九幽之事遣神將查覈或剎那報
覆或總經宿亡不了人甫動念道人已知卽思
慮未起數可預定爲人默定未來之數鉅細纖悉
一一符合雖數百人在側毛髮不爽人在密室中
替毀之亡不聞知嘗對衆稍發人隱語以爲戲咲
人於是敬畏道人莫敢有私議者道人爲人俊爽
不拘拘檢押而慷慨剛毅欽寄磊砢不凡真天壤
間異人也余少好奇慕道所接方外人不少多卑

卑無竒或贗而不真獨見道人神竒恢瑰譎蕩若
此心深豔之爲之立傳以備信史采方技者考焉
幾光氏曰余讀漢東方朔李少君傳魏干吉左元
放傳吳介象傳晉葛仙翁郭璞鮑靚幸霽吳猛佛
圖澄麻襦單道開索統孟欽王子年郭磨鳩摩羅
什傳梁陸法和釋寶誌杯渡蜀闕覬杰戮黜仇腎
傳唐袁天綱李淳風僧萬迴僧一行宣律師羅公
遠葉法善邢和璞孫思邈傳宋混沌道士徐神翁
林霽素傳未嘗不僕然異之嗟乎天地大矣何所

不有夫倣現譎恠神異之事愚夫之所錯愕而不
信達者津津味之造化霽爽之氣或獨鍾焉養其
妙明葆其玄德凝神抱一久而煉成混沌若綿虛
空若粉神變出矣子不語恠世儒拘方徃徃鄙而
不道然必諦觀其神恠若何其以正一純白爲功
以衛國利民爲務者其爲術正也以色利險詖爲
心熒惑簧鼓爲計者其爲術邪也晉史曰真既存
矣僞亦憑焉是不可一律論也余觀古道人始一
風流放逸亡賴公子耳乃其翻然省悟遍歷若行

遂遇異人授以神術驅策神將揮斥冥極知來洞
往了莫端倪斯至人其幾乎乃知其豪俠跌宕意
氣固與恒人殊一旦掉轉神奇立現少年雄雋之
過洗滌一空亦玄宰之所不校也而世之恂恂檢
律語咲必眷者顧多凡庸亡竒彼其算不出鷄豚
米鹽視不越跬步几席今聞道人舉止數不咋舌
却走矣余故備述道人以見天壤之大夫盥手櫛
髮啗飯遺矢世甚常事必守此常格尺寸不踰則
余說誠狂亡當又將焉用乎嗟乎余之捨仄注而
黃冠棄耒耜而蒲團亦狂也余之爲世人擲揄矣
矣嗟嗟人之敢作淹洿媿慝恣肆無忌者良以推
破仙佛滅裂鬼神一切抵爲亡有若神奇譎恠誠
有之卽上帝萬靈如來上真北酆東嶽人天脩羅
神道鬼趣其咸有也必矣夫其身作之而身受之
庸將焉遜乎是余之所爲津津不已者也

卓徵甫傳

卓明卿字徵甫其先趙人也秦併趙遷卓氏於蜀
故卓居臨邛其後子孫東遷明卿七世祖敦始居

越之棲溪明卿蚤慧長而軒舉美姿觀有衛洗馬
風而名理奕奕亦復不減爲人儻焉心薄么磨措
大操三寸管吾伊作老蠹魚雖從里師授章句顧
竊與豪子弟學騎射兵法劍術其父卓翁覺而督
過徵甫少平人不守檢押事詩書而慕豪俠之行
夫士有鳴玉簪筆侍金華安事兵是兒必殃吾家
徵甫始折節閉門讀書講經濟則研討黃虞譚性
命則佩服周孔爲文則取裁六經左穀莊列班馬
稱詩則鍊格藻魏樂府六朝盛唐所交傾海內豪

傑近則杯醪遠則竿牘苟失一名下士徵甫則墮
之士或不爲徵甫知至相語不比手人數雖信陵
執轡鄭莊置驛不過是也初爲舉子業好奇累試
不售於有司入爲國子生時國子祭酒馬公名高
意不可一世絳帳之士千人無當馬公一眄獨賞
卓生才時時進之後宦與語文學世務及課以詩
賦亡不針水入者徵甫於是名滿留都矣及徵甫
北上拜官光祿公卿大夫素聞徵父名爭交徵甫
候謁徵甫邸舍者委巷車騎常如雲徵甫亦益治

繡醜延諸公抵掌名山千秋業間及宗社生霧邊
圍捍牧大計徵南美丰神善論吐一座盡傾於是
徵南名逾課燕冀蓋南北声藉藉充人耳卓翁家
埒素封一人醇朴不脩雅游治稅事而輕財好施
義高其甲至徵父我冠高蓋好文章交將入則接
筵出則連所譚絕口米鹽蝦菜而日夕娓娓名
理清言居左右多窄袂春講執籌列肆者視徵父
湯不省其云何私竊訕咲卓家兒不類卓氏其衰
乎而徵父意顧益自得名益高冠蓋使者乘樓殿

擁節旄東西過唐樓亡不臨况徵父弟擊鮮搗鼓
鳴笙無虛日于是里中父老乃又慕悅徵父自吾
居此未有見若而軒軒而駢駢者卓君非常人邪
何得士若爾徵父居恒深念太史公津津烏裸女
懷清良非莊語蓋嘲諛素封玩世之譚何知仁義
已享其利者爲有德其口吻秋霜嚴哉余幸席先
世之餘免于饑寒仁義不聞而徒用阿堵爲異日
者龍門公緬入程鄭諸家千秋蒙詬矣以牧日提
德義而遊於世矚然不受物之瑕疵家居務敦倫

睦族宗親故舊貧者待以舉火患病死喪咸有恩
卹視祖宗諸堂陶爲莩艸牛羊散牧愀然曰是槃
槃之下不有白骨乎柰何荆棘不剪樵蕪不禁如
先霽何乃獨任闢地繚垣樹碑表棹楔襍植松栝
蔚祠宇脩籩豆度支一不以累宗人其純孝如此
居京師時有李奉者逋徃賦十金有司急之鬻子
女於市其母牽兒道哭徵父見而愍之立予十金
完其父子嘗買勝任城夜入舟見其類類中表女
不忍收還還并免其直一時長者藉甚士大夫

慕義無窮矣蚤喪母夫人母之妹嫠居徵甫奉之
若母寒暄問遺積三十年如一日兄章甫舉鄉薦
不第卒無嗣徵甫爲析居恭事寡嫂以長子爾康
爲之後歲時祭掃不闕徵甫行義旣著鄉人有婚
者患苦者訟者咸赴徵甫徵甫悉爲處分務人人
得所願而去人有侵其田廬日戒家僮勿與爭人
生郵傳卽大地泡沫耳迭去迭處王者究何何爲
尋干戈于蠻觸其讓之有負于徵父顧友出詬讓
語徵甫遂逃遜謝願林券以全交矣人有告急於

徵甫無問真爲悉周之而先世產頗用不振徵甫
安之居恒黻鮮衣美食厚奉物而簿自饗徵甫有
焉徵甫無它嗜好好好詩文與客客文暱就徵甫多
談詩文浮慕徵甫非心知者率皮相以爲此雕蟲
之夫而不知徵父通備豁達與古豪傑埒今得都
要津其所建豎必不凡惜無有大氣力者爲之推
挽僅在卑位散地并滌之歎昔人傷之又天性伉
爽不能與人爲骫骳媿阿態嘗諤諤持正論或面
督過朋輩人多嘆而短徵甫徵甫爲弗聞也者恒

乘卑舸香鑪茗椀爲浮家泛宅往來吳越山水間
會心處輒累月忘返又喜遊乎酒人家釀新熟黃
柑紫鱗與客浮白放歌歌声出金石時發詼諧談
言微中淳于滑稽東方玩世之流乎右高人若季
鷹步兵伯倫彭澤無功逞逞好逃於翹蘖遺累葆
真湏是物美中歲習禪寂招名僧栖芳社園日討
無生大旨英雄歸根結局斯其至乎所著有卓氏
藻林徵甫集行于世又有中林寓言天機列錦藻
著數種未行不載結髮論交海內聞徵甫最蚤而

交最晚知最深嗟乎微甫生平可都無無論余拳拳于徵甫者所講求出世大事願以精力持之無徒流連詩酒漫而從屑吻邊失去昔陶徵士從遠師入蓮社而有好酒癖遠師以其爲人廓落收之謝靈運心襟不取卒以淪墮吾黨勗之夫文心酒德何關人生死毛髮事淺而不染其功難不淺而不染其功易吾黨勗之

徐孝子傳

徐孝子名一鵬字季祥明州人生父岐山君叔父

江山君無子子季祥季祥事其所後與所生等注山君貧季祥歎身爲具甘毳良渠而自奉至貧麤糲江山君忘其貧亦忘季祥之爲繼子繼母蘓卒哀毀逾禮甞不能生以貧故授徒海濱以方正見憚歲時必歸省江山君雖往來數數主人答其至情不問一夕感異夢覺而語其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季祥祝曰吾以吾父夜馳歸有如劇虎牙則吾命何怖焉虎顧反曳尾避季祥去歸而父果病憤憤季祥至則急

蘓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
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
前其延爾一紀季祥曰異哉兒之歸也實道遇虎
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嗟乎
虎畏孝子耶畏神理耳贊曰徐君純孝孝其所後
自奉則約奉父則厚夢而馳歸猝與虎遘仰天而
嘻不怖不脅於菟猶避神耶不祐風之下衰子道
大謬一語相夷立而評詎含霧稟識頽愈豺獸嗟
我季祥民之翹秀身非空桑視此良訕

大司馬恪愍楊公傳

大司馬恪愍楊公名守謙字允亨別號次村世爲
湖廣長沙人始祖順高皇帝時占尺籍隸南京神
策衛高祖受徙周府左護衛受子福勝贈資政大
夫刑部尚書妻周氏贈夫人昭皇帝時徙隆慶衛
復徙彭城衛因家焉福勝子春累贈資政大夫刑
部尚書妻王氏累贈夫人春子志學資政大夫刑
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惠妻王氏陳氏累贈夫
人康惠生公幼而霽異七歲授書善屬文器局凝

重若老成人稍長爲舉子業卽以古豪傑自許講
說經濟敦忠孝大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中
羅洪先榜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
方司歷陞本司卽中益究心戎畧邊務推轂將帥
材官壹秉公法抑絕請託釐革弊孔受知當道世
廟南巡扈從車駕還賜采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
康惠公憂葬祀行考亭禮哀毀骨立服闋除陝西
督學副使校士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章縫
興起至今思之祀公名宦秩滿陞本省叅政未履

任卽陞石僉都御史奉敕巡撫山西尋改延綏蓋
延綏乃胡虜咽喉西北重鎮不次超用公從時望
也在延綏二年選將練卒講武足食恩威大著虜
畏不敢入塞稍入輒斬馘挫衄之西垂晏然延綏
邊垣稍卑虜每毀之而入公爲增高厚數倍益置
敵臺戍堡虜萬衆仰攻不能入垣之力也數獻捷
天子嘉悅錫賚無筭數降璽書褒美庚戌春陞副
都御史巡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幼子婦傾城
塞野負囊裹糧號泣遮道祖送數百里咸呼曰楊

公在邊虜不敢正視西人高枕卧一旦去我虜虎
牙無日矣甫蒞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中
外戒嚴援兵猝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主
上拊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即率部下精
兵三千入援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喜即降旨
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內同
希忠外同仇鸞協力捍禦仇鸞者很鸞陰賊人也
有寵于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虜
通公聞而密白之中丞臺御史臺事竟寢未發其

後鸞知而遂恨公切齒至是譖公於上曰楊守謙
名雖勤王實按兵觀望縱賊林杰掠世宗大怒建繫
詔獄法司擬戍上愈怒罰治法司特旨坐公棄市
時年四十六都城市女奔走號慟人人願百身贖
揚中丞事聞于關中延綏諸生軍民咸爲位而哭
盡哀公臨刑自若曰臣以勤王及旣諛賊之口實
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得與岳武
穆于肅愍同遊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死
事發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

既以八月二十六日而逆鸞被戮亦適明年是月
日人以為天報不爽云鸞敗主上即悔悟公寃至
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自脩御史王好問交章昭
雪公忠而受寃詔贈公兵部尚書謚恪愍賜祭塋
蔭一子忠義之士聞而為之鼓舞稱快都城父老
有泣下者公為人忠孝天至涵養有道燕居莊肅
雖對妻孥不及於媠狎束身理家皆可為法官轍
所至皆有遺愛門生故吏生芻絮酒蒲服才百里
哭墓下往往至失声敦人倫好施予有庶弟二人

庶妹一人悉為鞠育昏嫁事庶母宛氏若親母兄
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橐二黨中生
待以舉火死而待以棺殮者不可勝計亢厲廉潔
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大位蕭然猶寒峻恒以
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唐
人風尤長于經濟籌邊有大寧考紫荆考花馬池
考兵部集譚西北地形要害戎務橈宜洞若指掌
公之諸季多至方嶽大位伯子汝濂辛酉舉孝廉
守高郵州以公蔭為光祿丞出為明州別駕而皆

端亮清謹不異寒素環堵蕭然世以方漢關西伯
起家則食公忠義之報也公以忠受冤有識搃擊
乃卒蒙聖恩昭雪褒嘉在順天長沙祠鄉賢在西
安延綏祠名宦廟食百世光昭俎豆而關中士人
有死入冥府見公方爲賢神宮殿服御如王者生
爲忠臣死爲天神理益有之余不能博蒐遍考卽
論伍子胥關壯繆張睢陽並以忠直百折不回歿
而爲神至今村民婦豎咸能道其姓名虔其香火
儒者徂縛常見好持議論排斥幽冥之事而卒未

敢有置一喙於三數公者忠臣義士畢命以奉君
父捐生以殉社稷骨骸壅粉身家破滅受旤至慘
直瀕史事耳而朝廷旌其節槩上帝錄其忠蒐位
證天神名留國史光霽照耀與天亡極奸佞諛賊
生盜大利死受顯罰榮華一旦惡名千秋此烈士
之所以孳孳蹈死若飴赴義若渴者也不然忠義
誅戮後裔凋零其漠之魂亦終歸于夫何有而奸
佞諛賊及其身富貴壽考子孫及或熾昌無論人
世公道晦蝕卽上帝賞善罰惡之權不已踈乎我

朝于肅愍及楊恪愍並以忠蒙禍旋荷國家褒典
所不可知者上帝之簡錄何如然余取信于天道
非敢爲矯誣也古今村氓婦豎之奔奔關壯繆諸
公疇敢謂其爲矯誣乎

二十三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三

四明屠隆締真著

會稽呂胤其文符選

疏

重修東林菴募緣疏

夫淨智妙圓空寂超無生以歸真造寺寫經度僧
雖有漏而亦果真全則功亦本無故四果非大乘
之位功高則漏亦漸盡故六度設布施之條蓋衆
生爲累劫遷流障惟情識而萬物以妄因迷倒結

在慳會故忘情去識立露靈光破慳除貪恒資佛
慧今夫

不免饒寒

貞鉅萬而默有栽培聰俊勤

渠營一錢而復

青年上第蚤致雲霄結

曾窮經卒填溝壑

乘安車而飄若神仙

草履芒屨執遠轡而勞同牛馬珠庭日角天厨每
饗乎鳳麟車腹針喉焰口難沾乎涕唾斯何以故
蓋由布施慳貪善惡之因作則富貴貧賤苦樂之
果成達人觀破瞥爾回頭下士習迷轉成失足無

常倏來雖四大而猶捨有生終去即一物以何貪
靡居士沉寶於洞庭湖志修空有師子佛施頭於
鬪賓國道在離生隆聞王侯千金輕於瓦礫貧人
一瓊香於旃檀故知貪捨在心功德非寶矣何況
初建叢林消除惡業裝嚴佛像增長善緣優填削
木鑄金以像世尊而滅罪恒河阿育造塔置瓶用
盛舍利而收功歷劫斯誠苦海之寶筏迷塗之慧
炬也隆竊見東林禪菴者城隅幽僻市喧不聞水
木清華道場茲勝詎獨遊日聘懷資士大夫觀覽

之處實堪避囂習靜爲善知識薰修之林奈何殿
宇傾頽爰以起善信之崇奉禪房坍塌大不便僧
衆之跏趺金剛幾化土坯空多神力菩薩半侵苔
蘚安見尊嚴隆見而盡焉傷之用告同志伏乞興
心發願樂捨貲財量力隨緣助成勝事灑功德水
之涓滴於海中雖萬波奔騰而不混種菩提根之
毫芒於土內雖百卉凋落而常榮生福生慧賴此
堅我信心而永盼三塗離垢離塵終能乘彼佛力
而共圓四智隆敬合掌稽首歡喜無量謹疏

重建永明寺羅漢殿募緣疏

慈溪永明禪寺者相傳唐相國呂公珂所捨宅基
也殿宇宏麗塑像巍巍我句章以西藜林第一奈何
桑田滄海物有盛而必衰昆明劫灰數無成而不
壞雕梁畫棟風雨剝金碧之暉聖壁丹垣苔蘚蝕
龍蛇之影玉毫肉髻蛛絲網于佛蓮臺勝鬘香花
鳥矢穢諸天寶界香積燼銷碧瓦落而填井禪堂
火冷黃葉飛而滿堦檀越露晞梵唄絕響比丘星
散鐘磬無声三五衰颯殘僧柵止淒涼破寺蕉葉

窓前聰夜雨以續安漏荳花籬下剪秋雲以補衲
衣應真殿踰爲莠艸觸目感懷阿羅漢化作土坯
酸心隕涕匪忍辱之逢哥利肢體竝殘豈師子之
遇爾賓晉領不保超諸漏而預聖金身胡以銷沉
證四果以入流佛性寧有變滅夫幻泡浮雲彼雖
悟假合而任推寶鏡花水月人且因色象以見如
來今乃摧殘敗壞一至於此嗟乎所貴奉三寶之
謂何是宜墮六道而難脫也隆竊觀永明乃震旦
之大道場慈溪亦神州之鉅都邑登八座班六卿

學究天人者霞蔚綜九流徹三教道無性命者雲
蒸昔之名公顧輔能捐一宅以開新基今之通人
宰官不能合衆力以修舊址隆竊痛之則以凡夫
慳貪旣每恡財爲惜費賢人方正又好詆佛以崇
儒隆請卽借凡情宣揚聖諦則佛理昭然如日中
天矣凡情穢濁故易沉淪而佛理則宅乎清淨凡
情滯實故有纏縛而佛理則宗乎空虛凡情煩惱
故墮火宅而佛理則以寬悅爲菩提凡清幽闇故
迷本性而佛理則以高朗爲超脫凡情分別故有

形骸爾我伎嫉侵陵而佛理則玄同平等混法界
冤親於兩忘凡情險詖故有椀械坑塹欺給陰賊
而佛理剝平直坦夷合三千大千爲一體凡情忍
暴故日尋戈矛而佛理則慈悲救苦不殺肖翹凡
情貪恠故愛惜錙銖而佛理則行檀喜捨不愛膚
髮凡情好姪故沈愛河慾海而佛理則斷姪慾以
淨六根凡情造惡故纏業趣輪迴而佛理則持戒
律以脩萬行蕩除邪穢歎保真常昇濟神明出離
生死信照昏之慧炬度世之寶筏也居士得之以

調神理性則虛明寂照何物不通可證果位於大
覺萃宰得之以濟世安民則慧性靈光何勛不茂
可登世道於太和大證般若之品既可成佛作祖
卽小領清虛之益亦得解苦除煩嗟乎夫佛理何
負於人哉宋儒專精孔子孟翊衛儒宗固常昌言排
佛矣夫儒以治世佛以出世各有宗派各有法門
儒者爲世立法闢佛非過然必不因佛之排詆而
其術遂廢其所不可廢者佛理之清虛高潔宏通
廣大可想也考亭註明德而歸之虛靈不昧程子

論定。根極於反鑑索照皆與佛理符合用其道而闢其說所謂爲世立法不得不爾亦猶堯舜湯武夷齊太公心相是而口相非孔子明正道攻異端而以西方爲聖人以老氏爲猶龍權衡之審也久矣世儒不深答孔孟程朱之意而分三教猶水火與二氏爲仇讐小大衛狹宇宙大衆同君子不爾也隆不肖願世之通儒達人用儒道以匡時立教治國脩身用佛道以理性歸真出塵超劫詎不麻哉彼五百應真者並釋迦大弟子無漏大阿羅漢今其殿宇傾頽真像殘壞若此在佛無損於吾世人慈悲惻怛之念安在耶隆忝儒者幼讀六經服膺孔孟汎覽二藏兼奉釋老雖行多疵類而心實清真逮今垂暮之季益稟泥洹之教貧不能以法財爲功德而以筆舌爲擅施願公等欽崇釋典興起道場兼脩福慧之基永結人天之果敬撰燕鄙短疏付住持蓮舟上人募化有緣贊成勝事隆不任激切惶悚仰望之至

重建天井寺募

四明天井寺者古名剎也。霽秋分五井以擅竒高，接瓊田玉界神龍依三寶而證聖，宏開貝闕珠宮。仙都遼夏雲霧常擁中峯，磴道盤廻星藻平臨絕頂，琪花瑤艸凡夫之所不能名。紺石丹泉塵蓋之所不能致，梵宇截彼山椒，四季慈雲長縹緲，寶藏通茲水府。六時法雨自繽紛，居士栖真而結廬，永斷漁樵之跡。宰官榮雩而禱祀，立秣旱暵之災，飲蜥蜴於杯中。李文靖之靈蹟，備矣。立鳳皇於祠下，舒御史之豐碑，兀然故昔人云：寺以山而名，龍以

寺而靈，良有以也。柰何年深歲久，殿廢基荒，畫棟雕梁，龍蛇蝕於風雨；寶幢華蓋，金碧委於泥沙。白露侵大士之衣，蛛網五雲瓔珞，青苔繡如來之面。蝸涎七寶琉璃，空慙金欄袞姿，應真殿未免荆榛。浪說水晶簾幙，龍王祠亦在萋艸，香積止存破竈。剝木尚繞流泉，禪堂僅賸殘僧，乞食頻歸霖雨。悟興衰之理于露電，聖諦深密不問消沉，等起滅之義於空花。神理宵茫，何知寂莫。山河地運終亦墮劫，灰古佛道場，悟後皆爲陳蹟。泥洹須假

莊嚴從庸愚必繇妙相梵宮頽扣
嗟寶像傾欹曷起善信之瞻禮而五
能叅密義實主此山稟支迦六刊根
中峰之若行心地頃開吟詩作
說法縑經頭點生公之石蓋素業之宗工縑流之
彥秀也慨然以興教起廢爲切
因緣再葺琳宮重開淨宇
渡錢唐中流一葉扁舟
寒山之句冰清舌吐青蓮船子之歌雪映擁烟霞
于飛錫聊覽崑壑之竒蹤飄寶花於振鈴并結龍
天之勝果伏望大檀越皈依正法誓除有漏之情
善知識延攬高僧叅訂無生之理因而捐施貲財
助成殿宇以慧修慧索福德于層臺從明入明超
賢劫于彼岸公等之大智亦道民之上願也
超度歷劫戕殺衆生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奉佛弟子屠某謹齋戒
薰沐跪告諸佛菩薩座下某切念人與萬物並生
娑婆世界雖翾飛蠕動跂行喙息均之稟受生機

包含霧氣咸有血屬盡覺痛楚肖翹之物至微細也追之則知竄逸繫之則知求脫趨利避害樂生惡死其情一也是以如來以大悲爲心上帝以好生爲德大道之戒不殺生艸不害生蟲然後罪業永除冤對消釋惡因既去善果斯成奈何衆生障蔽無明結習貪嗔以大制小茹肉強食漁釣蒐獵割剥虔劉扼其背吭鎩其毛羽脫其膏血剔其肝胃一席之宴水陸雜陳三食之需甘鮮畢備以自充其腹腸饜其饕餮嗟乎人之有生蔬穀願養足

以不死誠何用廣搜無窮之味盡殺萬物之命以供三寸之口以肥六尺之軀也某竊見屠沽之肆烹宰之庖擊鮮淋漓血肉狼籍呼號于刀斧之下宛轉于湯鑊之中昔人所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良足痛矣夫無德不酬無怨不報殺人一刀還人一刀食人一嚮償人一嚮冤冤相對世世相尋生死之所以輓轡而無窮惡業之所以歷劫而不解也某自念從無始劫來薰染惡緣昏迷佛性殺害衆生血肉以充飲啗不知其數又身墮旁生爲人

殺害血肉以充飲啗亦不知其數又或以人殺人
以物殺物或故殺或誤殺或自殺或教人殺皆作
殺業並結冤讐乃其今生粗解章句奉忝士流徒
扣道順世緣不得早聞佛法以酒爲漿以肉爲糧
食宴會婚喪祭祀多設珍羞廣殺物命結冤積
業如江如陵始緣迷倒陷於無知既因習又不能
盡克隆每靜焉思之冤業多矣重矣身不能載世
不能償惕焉憂懃何嗟及矣夫我逋人債我當償
人人逋我債人當償我殺害互逋互償冤家彌久

彌結何時已乎隆今敬發誓願於諸佛菩薩及上
帝天神一切賢聖之前凡從隆無始劫來以至今
世受隆殺害衆生幽滯三途沉淪諸趣者仰仗佛
力解冤釋結咸超苦海盡登淨土永享極樂之福
永消沉滯之災從無始劫來隆身墮旁生爲人殺
害者悉與諸人解釋風掃電滅不復取償殺害而
外卽諸人毀謗罵詈嫉妬傾害劫奪虧損一切巨
細冤讐悉與解釋不復取償佛天監臨亮此悰悖
實心實願不敢誑言隆又願從無始劫來盡四大

洲于世界衆生各相殺害互爲冤對者咸解惡結
並登善界隆又願盡四大洲于世界衆生并戒貪
嗔癡殺盜婬斷一切惡業修一切梵行攬長河爲
酥酪變大地爲黃金隆又願從無始劫來以至今
世自身所作一切輕重罪過悉行懺悔於諸佛菩
薩天帝天神一切賢聖之前伏乞亮其無心愆其
無知盡賜赦除永不改再犯隆又願如來慈悲衆
庶上帝仁愛生靈赦宥罪愆挽回厄運陽九百六
永永不作即今旱暵爲雪疫厲爲災伏乞蚤收時
氣以揀天亡速賜甘霖以蘓枯槁海宇享無事之
福朝廷慶有道之長隆又願老母趙氏消除業障
增福延年亡父某早脫幽途登真超劫從無始劫
來以至今世父母兄弟妻子六親咸消惡因咸證
善果全賴三寶之力消除萬劫之災爰於生日特
發葵忱仰于蓮座隆不勝懇切皈依之至

放燄口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奉佛弟子屠隆謹齋戒
薰沐上告諸佛菩薩座下竊念隆幼託儒門粗知

章句遂弛負擔爰忝縉紳出有安車入有室廬生
既享其逸樂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身無補于明時
天資近慧徒能括弄空文宿世多愆不得蚤聞佛
法忘稅少慮存心雖頗坦平任意觸情素行多違
戒律非時非已臯或從色根而招濫責濫刑業多
自嗔心而侈飾浮華以驚世好工綺麗之詞侈燕
會以悅人廣殺衆生之命時時作過自陷迷塗種
種積愆日深苦海近聞仙佛凡聖之理始切皈依
更惕因果報應之權稍知洗滌顧學道雖求悟脫

而結習尤難頓除自怨自懲詎修持之不力隨懣
隨犯覺舊病之猶存是隆之所以日夜矢一誠而
肯過叩二寶以痛心者也言念隆歷劫罪根之最
深者莫如殺生衆生業報之最重者莫如餓鬼故
先脩水陸經懺以度脫衆生續考齋口科儀以施
食餓鬼竊照焰口者起于觀音化面然而現鬼王
之形阿難告釋迦而脩瑜伽之教凡此齋口皆因
衆生宿業所致疾妬陰賊設陷窞以害人培刻慳
貪噴膏血以肥已生恣溪壑之情貪饕無厭死墮

薜荔之鬼痛餒難堪身若藍靛髮若丹砂腹如車
輪喉如針鋒五白劫不聞水漿之名六根門常帶
饑渴之燄復有威明正直剛毅勇烈證諸神趣位
諸冥官大力秉權尊榮賢顯而尚帶業因未免乏
食嗟乎以彼苦報之衆生反思隆宿業之深重恐
墮斯報厥苦奚勝是用消取賤生之辰廣脩施食
之法欲以外結人緣採諸苦難內消已業豫植善
根然非仰仗如來法力則衆生業重雖遇食而不
得餐凡夫力薄即行施而何由廣爲此敬發虔誠
哀告佛祖伏乞以光明陀羅尼法而攝受衆生以
如來手印真言而採拔苦惱化滴水爲酥酪浩若
長河變斛食作須彌遍周沙界壇儀嚴設上窮有
頂之天梵音弘宣下極風輪之際伊蒲淨飯盡四
生六道咸飽滿以歡欣幢蓋香華合萬劫千回總
超升于極樂隆不任激切皈依仰聖之至

上包家灣龍王求雨疏

某日者以亢旱故哈書大江以北父老相共齋心
榮霄禱雨父老得某書遂鼓舞踊躍祈禱乃恭詣

灣上請聖疏辭以某爲首實不以聞於某無從蒲
服隨父兄三老之後百生稽顙爲萬姓請命蒙王
降靈臧獲謂王者不至餘子何爲某聞之不勝駭
異歎服王之威命靈爽胖嚮科鼓鑒觀有赫昭昭
如此某虛薄小器行劣才疎顧自分一念慈悲惻
隱先人後已區區之心從幼有之設令人饒而我
獸飽人寒而我獸煖人苦而我獸樂有如置於水
火聖於針氈必不能安也某嘗爲穎上青浦令先
後凡五年有奇水旱祈禱詎維竭誠亦云捨命當

爲穎上夏五月大旱禱雨日不應乃日自曝庭中
夜望空搏穎至旦形骸焦枯神氣憊憊此時命如
懸絲老母妻孥環哭不知也若此凡三日而大雨
霑足當在青浦春夏之交淫雨大潦田禾滄沒下
民嗷嗷某祈晴不應五鼓起徒跣至城隍祠聖淋
雨中至天曙吏民始覺時已大委頓父老抱持慟
哭不爲動俄而雲散雨止杲杲日出凡六大雨潦
六哩淋漓中咸登卽晴霽卒免水災去歲大饑之
後夏復苦旱某是時雖已家食矣而父兄子弟疾

苦相關情不能已登一小樓密爲此土人民乞哀
上帝以及龍神望灣上而長跼待命覆膝爲紫黑
而不休此王所照知也而今者夏復大旱睹此疾
疚其庸得晏然所以不至爲鄉人往而不相聞耳
而乃者王遂大章霽貺訝其之不至其之爲鄉父
兄三老得無踈矣是用栗栗祗愬王旨以其夙昔
禱祠誠切猥蒙注念邪不然者以王威德何有於
蟻蠊一夫而重訝其不至也悲夫海上之民極矣
去歲之饑子婦行乞肩摩趾錯餓孱僵仆川塞涂
擁草無留根木無完皮固已大不堪命今歲復旱
赤地千里蚤禾將盡焦枯晚稼尚未蒔插萬姓皇
皇朝不謀夕悲夫悲夫一歲之饑民已大困今歲
若再不登海暎人類恐遂盡絕矣其竊念上帝以
好生爲心龍神以濟物爲德生民以來覆載生成
所賴全活多矣寧至今日而遂忍令人類盡絕邪
悲夫天下民作過多端積業深重降災示罰天道昭
明災今知愆罰今知改顯行懲創宰實愛之帝命
神休於是爲大然必不忍遂令人類之滅絕也貧

民作過多為饒其所迫雖曰可疾亦實憐富家
奢媿侈汰瘠人肥已罪惡種種即如一遇饒荒積
穀丘陵日索高價歲荒日甚則穀價日高堆其心
益惟恐歲之不荒荒之不甚以故貧人遇其勤至
死亡富家遇荒愈增殷富罪業如此宜其災感
變水旱沓仍悲夫悲夫水旱災告富家貧人同遇
其賄而貧人為烈召災感變富家之罪百倍於貧
而饒荒饒死則貧人非富家也悲夫古人有言終
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再食則饒其雖為廉吏家

無負郭田終以託身衣冠之末幼有文學之聲日
營一日歲度一歲喪葛充身藜藿充口幸不大至
乏絕常私感天地神明芘佑之恩而裴徊四顧遠
近人民迫於饒寒濱於死亡者莫可僂指矣悲夫
朔風斂肉嚴霜砭肌而苧練不完單衣破盡酷日
灼人炎塵鑠體而餓眼生花饒腸殷雷欲生無計
求死未得父母怨嗟妻孥對泣其每披衣而緩衿
臨食而撥箸低回太息不能為情甚至為饒餓驅
逐出門求食盡日無有腹枵声咽忽然仆地以今

觀世人飽煖安樂者十不能二三饑寒死亡者十
殆有七八其常解身上之衣吐口中之食以少爲
貧窮地如以一滴沃陸海其何能濟而展轉哀憐
無時不恫予衷夫其白地凡夫耳猶時爲此世界
人民哀憐隱惻不能已已其在龍神宜當何如矣
夫衣食者人民之所甚難而雨澤者想龍神之所
甚易也以所甚易濟所甚難其願王之亟留心也
卽今下民應災上帝禁雨王亦乞以小民死亡之
狀疏奏於帝帝亦必惻然動念臣某與帝遠王與
帝近并望以臣某哀疏轉聞於帝帝或亦不深罪
卽罪及臣某於王無與也情切冒陳不任皇恐悚
息待命一二日內望雨澤至矣

寧國府涇縣下坊渡大橋募緣疏

夫六度萬行迴向惣歸于能仁八百三千功行俱
圓乎大道金仙以慈悲爲上善力去慳貪至真以
拯物爲聖基功存普度故禪門覆標福慧大叻覺
海洪流梁武修果人天永絕地獄種子旌陽之功
行滿足乃拔宅以昇清微通明之勝事圓成斯蛻

形而證都監至於凡品尤賴積功上則除屢劫之
惡業下則種來世之福田大則植二乘之利根小
則免三塗之苦趣貧婦脫茲凍餒功兆于施糴儒
生早掇科名事徵於編竹不然者生民之衆泥沙
苦樂之等霄壤王侯將相家積千鍾有金可以鑄
鼎齊民匹夫生餘六尺無土可以卓錫口銜王食
猶嫌未脯手鳳麈腹受枵饑長患不飽其藜藿窮
年而爲歡歌舞之場樂矣逍遙沒世通夕而不沾
杯炙之味且也罵詈隨身雕鞍文轂王孫之神采

如仙鞞馬挽車廝養之枯骸若鬼登高臺臨曲池
復道層階而破屋之秋風浙瀝擁豔姬選麗色分
行列隊而鰥夫之長夜淒其王牀冰簟涼灑灑矣
日如烘汗如雨焉知道路之悲廣陌遊輪喜洋洋
哉虱處頭蚊噬膚寧識囹圄之苦君請思之上帝
孰踈孰戚司命何恩何仇夫果以因成業出心造
咸衆生之自取誰造物之有偏僕願闔浮提諸善
信盡捨惡道咸種善根早脫迷塗共登正覺惡所
當去譬如燎毛不盡不已善所當爲譬如種穀務

穫務成茲爾寧國府涇縣下坊渡者山險路艱水深河廣馮夷索命鬼伯何人風濤之洶湧靡常舟航之往來多覆買隣於魚鱉之鄉泉下幽鬼夜哭上地于蛟龍之腹沙頭白骨交撐行人渡而怖驚遠客聞之痛恒禪僧法極者栖息空門兼聞玄理業創心而煉性亦混俗以和光念此渡之艱危卽爲苦海將創橋以利濟願作慈航顧計功何止千百億歲度支不下四五萬金維此一方之鉅工程料難獨舉非賴四境之大檀越易克共成其作客

死溪適逢盛事遂裁荒䟽普告仁賢伏乞宰官居士善女信男大悟因果之理恢弘福慧之基以結綠積德爲心以拯溺拯災爲行或金錢或木石歡喜捐捨資財或布帛或釵釧多寡各隨願力庶幾蚤成勝事將來永流生民飛鷁浮航水邊罷爭舟競渡落虹夾鏡橋上堪連袂蹋歌波恬風靜曹盱女不復煩邯鄲之篇日朗沙晴霍里妻無所事篋篋之引善緣隨劫世同垂功德與橋梁並峙從此更從空觀再討玄宗寶闕可登蓮臺不遠其不任

大幸大願謹疏

白岳謁玄帝疏文

伏以混沌未分玄機尚闕鴻濛甫判大道攸名無始苟含三極惣挈綱維元化蒸出萬靈悉歸埏埴道妙本來虛無真性立爲命蒂衆生自取執着情慾損其靈根故生老病死氣無盛而不衰消息盈虛物有推而必實惟至人雖垢絕塵得牟尼之寶珠於象外忘情合道握元始之祖炁於環中煉三寶而一葆一真而證聖是以出有入無陰陽不

能陶鑄蹈虛觸實宇宙不能牢籠恭惟玄天上帝玉虛師相開天氣母得道丹王從金闕而化身繇無量以度世授祕訣於元君金輪妙轉悟至理於神媪鐵杵功成一崑竦翠了義圓通五老啓塗法身冲舉惣領真官錫琅宵之寶冊封崇帝號協上清之靈樞火符交坎離之象道在中黃水德鎮壬癸之鄉位尊北極慧劍降魔六天之宮威隸慈航濟苦九有之衆皆歸是誠赫赫有臨巍巍無上者矣言念某蟻虱小臣蟻蠊微質蚤歲忘機踈狂多

過中季好道刻厲自新一六時刮垢磨光無一念
而不敬上帝四威儀省譽懺過無一刻而不畏神
明緇真經白馬求解脫於無生問丹訣青牛覓霧
脩於不死及看擾擾之徒盡是蠕蠕之類一沉流
浪之淵日沉日下累轉輓轡之劫愈轉愈迷英雄
蓋代未免慾火煎熬富貴薰天倏爾土灰淪沒存
則僅遷延於歲月盡則不少住於須臾新鬼而哭
舊鬼古已如斯後人而推前人今誰在者竊思入
黃壤甚近若駟孤狔仰青天尚遐如飛腐肉某是

用禮斗祈神身心悲切尋師訪友昕夕勤渠將了
緣以了道亦度我而度人柰何霧骨難成凡心未
盡外護莫就知音更希而世之人有慳貪者奸姪
者虺豔者狡僂者嬌慢者多汰者臣罔上者叟虐
民者子忤親者弟凌兄者男不務忠良者女不守
貞潔者骨肉相殘者朋交相賣者僧尼破律者外
道惑衆者給愚駮者欺孤弱者貪大位而構傾者
趨小利而交賦者具錦而妬賢能者含沙而快讐
冤者背公而營私者瘠人而肥己者汗穢暗室者

媒質神明者心迹欺違者背面反覆者暴殄天物者
屠殺生命者六賊交戕三業並作如鬼如蜮爲
虺爲蛇論以人天因果則掉頭而行語以輪迴業
冤則掩口而笑不求解脫之方罔信仙佛之理其
竊哀之亦以自省蠢茲小臣旣痛眾生之迷倒無
與津梁更苦自身之沉淪何從濟度故敢俯竭愚
衷仰干 帝鑒伏乞愍下民之業趣大章神理以
示勸懲哀小臣之苦心特賜感通以弘提引俾某
神清氣朗心開目明進道無魔脩真有助誓酬普
度之願以奮罔極之恩仍爲母氏恭祈壽考少
劬勞并願眾生盡種善根永離苦厄某不任五體
投地激切悲淚之至

脩阿育王寺舍利殿募緣疏

夫布施者六度之一而萬行之首也眾生逐妄而
迷真久墮輻輳之劫凡夫因貪以成愆永無超脫
之期貪則煎熬多慙善行冰消慳則殘念斷悲業
緣山積迷塗之所以一逞而難回惡趣之所以相
尋而不已也蒙無暇遠論卽以近事言之今震旦

中水旱交還南北災荒既苦枵饒更兼疾疫子婦
連袂而行乞老弱卧路而悲啼朱門白屋足跡遍
而不得一錢赤日黃埃口吻乾而曾無粒米裸形
道上生爲爰旌日之窮委骨溝中死作若敖氏之
鬼而富者資者金珠填積倉因豐盈鄙吝益深營
求無已八口之中最憐妻妾一身而後惟念子孫
逞奢嫖成以傾千萬賑貧乏則坐惜鎰銖顧我之
衣祿贍足此生于人何假即人之餓殍充溝洫界
于我何關計營產則年富一年既已享丘陵之積

定穀價則日長一日猶未滿溪壑之心曾不思
藜藿之腸餓三時則死而我金玉之饌旦一飽無
加布施則現在之福不虧而未來之功無量慳貪
則受享之物有限而罪業之積轉深試觀今生之
饒餓而流離者惣宿世慳貪之報今世之富賤而
驕吝者實來生疾苦之階何況神明之照臨有赫
世界之現報燭如天人之冥契影形善惡之感應
桴鼓柰何罔信輪迴不畏神理何知身後但快目
前方在今生則不知來世及當後世則又昧前生

或殉寶以身寧甘溘死或取歡今夕不問明朝主
父偃願就鼎烹而惟貧驟富石季倫明知爲禍而
不肯散財古今並然迷而不悟良可痛惋矣夫東
教仁存博愛一視如傷西方義普慈悲萬緣平等
慧必資德方是檀耶解必兼行乃臻超越君不聞
天人駭然之懼所致薛荔鬼因障施而成昇如來
以掬土資京國土指闍黎之一金報償公主黃雲
覆身乞兒種血錢之福青蚨消感賣薪得五里之
歡拘羅持四梨矜病僞快樂九十一劫無滅施

食於殊勝上生三十三天香花作供雖經千拘脂
益以增其慶膏油通夕卽吹毗嵐風不能滅其光
貧女捐珠飾佛爲迦葉之因給孤布金買園結人
天之果園監散花妙華獲號羊奴編草寶蓋呈祥
龍子幼聰施梅檀於五劫織師福利飯辟支以一
匙舍利弗行菩薩道眼猶可指視四大乎何恡師
子佛遇罽賓王頭亦肯捨于萬物以焉貧傳大士
賣妻子于都市能斷枷鎖之恩龐居士沉珍寶於
洞庭悉除糞土之穢故能破迷倒以啓妙明蚤超

四智盡凡情而入聖諦夙了三身况以財施不如
以法施結人緣不如結佛緣塑像度僧功真浩蕩
建寺造塔福不唐捐恭維釋迦牟尼世尊道悟真
空位登大覺津梁劫世眼目人天隨宜說法住迦
毗七十九年滅度闍維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
者以神力藏如來舍利于天下凡八萬四千闍浮
提中計十有九處至我鄆縣塔之舍利則起自劉
惠達之精誠湧浮圖於地中靈應表金仙之瑞現
寶珠於世上威神眇力士之槌陶都水因之而受

戒諸善信藉是以歸心是誠瞻燁難逢禎祥希有
者矣顧佛教陵遲沙門不戒塔院崩圯開土興嗟
而今司寇五臺陸公弘通拯物少宰蛟門沈公清
謹禔身咸宰官之儁流信道門之法器二公慨然
欲興起宗教修建殿堂于是五臺公敦請無漏瓶
上人爲任持而屬沈公與不肖爲檀越蒙是以僭
裁數語通告十方夫布施者心也非寶也寶施則
雖丘山政屬微塵心施則雖涓滴可通巨海惡念
不除縱車金輦王于道場何益乎善旣苟熟即結

草披氈於寶座皆功也蒙願富貴者從明以入明
亟捨金錢益植菩提之本貧賤者從冥以入明勿
恡針縷免沉諸趣之鄉蓋不獨助成一舍利殿而
已奉佛行禪斯同慈氏救災卹苦並合能仁廣開
饒益之門蚤破貪嗔之網則慧日高臨法雲長護
鬼神福善鄉里稱賢門祚昌隆疾肯之所不能犯
身心清泰邪魅之所不能侵或名書 帝籙位列
仙班或脩證蓮臺智圓佛果蒙不勝幸願爰益沐
和南謹疏

投包家灣龍王求雨疏

維王鍾英宇宙誕德山川潛曜發光揚霽顯德順
斗罡以達化佐上帝以行權推神炁之車輪握陰
陽之橈楫蟄藏則滅影銷聲一真混沌奮迅則包
陵蕩谷六合奔騰忻喜則風恬日朗鈴管笙簫震
怒則電掃飈馳旌麾羽騎天門上下倏忽千迴震
日還來剎那萬里興雲雨而恩澤惟時在在之祈
求必應潤枯槁而蒸民乃粒歲歲之功德無疆纖
雲起於寸縷僅半餉而穹昊彌湯微波傾于一杯

不崇朝而大地霑足自非玄妙入神清虛證聖曷
克臻此者哉是以虹梁鼇柱仙都之界壯于皇居
金榜銀題水府之宮耀于天日霞爲棟雲爲窻絡
索間珊瑚之網玉作牀珠作帳流蘓控瑪瑙之鈎
風鬟霧鬢鮫綃之侍女三千電舌星眸犀甲之武
夫十萬雕胡飯進玉饌之羨堂下鶯笙侑食水晶
盤劈銀絲之膾階前鳳吹傳觴道士登玄珠之閣
緇經而講長生主人聖夜明之樓焚香而執如意
爰欽清都上聖永延龜鶴之齡轉悲穢土下臣日

促蟬蟀之晷切維往年雨潦五穀不登今歲饑傷
萬民無告今者藉王寵霽歲以有穫脫民枵餒幸
及食新而晚禾未登天道亢旱司牧愍旱固嘗疾
首而星馳野夫憂時亦累齊心而露禱某既仰陳
功德以工霽而告彼郡侯復俯竭庸愚譔蕪辭而
獻之王所伏乞大彰霽爽普惠甘霖蘓我槁苗肉
此枯骨仍賦長歌一章敬呈觀覽某不勝皇恐屏
營之下

二十三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策

問 國家東防夷北備虜摺紳宵衣蓐食憂勞廟
廊韜鈴擐甲枕戈致命邊鄙顧南北櫓宜同與否
與議者謂倭夷善用長刀斫截常用取勝南人畏
之胡虜之來如烟如蟻多而不畏死難可如何今
欲折夷人長技力挫其鋒制胡虜死命力殲其眾

寧無其道與又方東地勢險隘難以馳驅而時或有阻山墮塹之憂北邊地形平坦易於追逐而亦恒苦無嚴城堅壘之限茲欲各坐制形勝無爲敵資果挾何術而可又東恃水戰北恃陸戰夫水與陸者我與敵之所共也必勝長策且復安在爾諸生東土人不荷戈東營必提劍西嘯東恬鯨漲北熄狼烽曾中當籌之熟矣願悉心以告我我將循是以得今之頗牧劉岳也

夫兵者橈也橈竇圓也橈勿圓則膠固蹶盭拘攣行丁立見顛躓故以橈語兵起伏闔闢陰陽雄雌竒正之變不可勝窮簸蕩翕赫風雨鬼神手不及搏目不及眴儵忽殊狀跬步異軌子不能得之父弟不能得之師法傳之書泥書則舛妙會之心師心則敗有識掩干夫之雄而提戈而前五色無主論倒秋濤之峽而用之對壘怯如孤豚故兵非沉朗神智雋杰不能用也審乎此可得稍策南夷北虜用兵方畧矣請敬爲執事仰敷之夫南夷之與北虜其事勢蓋迥異東南島夷隔絕溟漲浮舶乘

潮小不戒於風波輒墜鱣鯨之腹其來有時其數
有限歎其人凶獷狡黠飄忽駛急善用長刀斫截
所向無前西北胡虜距塞下甚近鼓譟長驅朝發
夕抵其聚如烟其來如蟻日落沙昏只尺不辨但
聞人馬之聲獨其人稍駭慙癡笨喜人怒獸無深
長智計柰其多而無知閔不畏死奮馬血刃譬斬
浮萍乍開復合我軍多所顧惜懼怯貪生以貪生
之衆嬰不畏死之虜勢必無幸而胡馬又擅不可
近中國之騎弗能當也東南地形多溪山險隘叢

篳管葦詰屈周遭欲馳逐則阻澗道稍不脊則墮
阬塹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西北朔野寬衍平
坦一望千里馬跑塵起飛鞞突騎疾于流星沙河
灌莽徒步可越泥垣土堡絕無堅城雲合蜂涌之
衆禦之難不難乎東方多舟師水戰我軍膠矐
舳艫恒鱗次櫛比橫海蔽江而虜人不能多具舟
楫卑舸小舠出沒波浪我以巨艦直衝之可立致
覆溺是東南之所恃者水戰也北方平原曠野可
騎可步長戟短兵互相犄角彼敗而我追亡逐北

固如建瓴我却而彼乘勝長驅亦如破竹是西北之所事者惟陸戰也夫倭夷善以長刀取勝我欲挫之惟用長鎗若所謂稍竹篴筭者彼以長刀截殺我以鎗稍制之彼刀未我加而我鎗稍已先及我衆彼寡即如以十稍制一刀鮮不摧拉而東方溪山深紆篴蘆蔽密制勝長策莫如設伏自古善用兵者多以伏勝東方地形尤便藏埋兩軍相交我佯北引之追逐伏忽起闌出其後而我乃回軍擊之前後來攻首尾不救不盡覆沒之不止虜衆

性不畏死我欲殲之惟用砲石若所謂佛郎機鳥嘴銃者虜騎一望烟沙無數箭不勝射兵不勝斫獨火機砲石齊舉競發可以創衄虜心而北方地勢寬衍岡坡坦平欲無奔北莫如嚴督陣自古精兵律者多以嚴勝北地易奔尤宜防督大軍在前督陣在後一夫回戈必斬無赦兵知必死有畢命而前寧進生一尺無退死一寸如是虜雖強必衄東南非無陸戰水戰爲多方夷艘在洋我急以舟師撲之必可得志遲今登陸便費枝梧西北既無

舟師惟有陸戰我必出死命制之方可奏功一懷
觀望立見狼狽由斯以譚夷虜情實南北橈宜各
有攸當神明變化弗可膠也雖然選將練兵防危
慮患南北急務均耳今島夷戢波東垂晏然屬虜
貢市北無大舉無識者徂以爲安可得高枕將校
率市井遊食之徒以請託冒補兵士多老稚脆弱
之衆以惰窳濫充將惟知掊刻鑽刺以潤私橐結
要津而不知韜畧橈鈐爲何物兵惟知嬉戲遊閒
以竊糧餉延歲月而不知攻殺擊刺爲何事幸而

無事可以苟安一旦戎生心焉奸民乘而勾之猝
何以應此危道也遇有小警鼻息畏避曾不敢張
一幟發一鏃擄掠焚燹恣敵所欲比其大得志去
乃後詐爲揚旗伐鼓追敵狀而或拾遺弓殘矢甚
或掩殺邊氓老幼以上晉虜冒功伐嗟乎此曹安
所賴藉邪將必精選務得英雄然後訓講有資緩
急有賴兵必精練日爲戰備又且足其糧食結以
恩威如是而識時觀變相橈設權動于九天伏于
九地妙于鬼神疾于風雨東恬鯨漲北熄狼烽端

必繇此 國家千萬年可保長無事矣謹對

二日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屠 隆繹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文

一 畚四明山靈文

廣桑子與吳子茂倩董子揚明葉子虞叔入南雷
訪爰人汪長文氏將從南雷入四明已而山中人
言從南雷入四明嶺路險絕且初夏大雨後溪流
暴漲遂止不入抵家之明日廣桑子蚤起呷中庭

門者報一青衣人致書開械讀之則四明山霧詒
書嘲廣桑子者其辭曰不穀守在深阻欽慕足下
高風間者聞足下將舉玉趾辱臨敝山且有事於
擘芳塞秀探竒闡霽發藻繪於毫楮標名勝於寰
區營丹竈於崑扉函真訣於石室含輝韞寶九錫
此山蓋聞羅浮以稚川天台以子微華陽以通明
委羽以季主閭皂以輔漢懸壺以遠遊金華以初
平蓬山以希夷緱嶺以子晉青山以謝朓玉笥以
子雲九華以太白衡岳以昌黎或留真蹟或垂名

文永鎮山阿同敞天壤故今者不穀於足下有厚
型聞足下之來喜動顏色松桂榮鮮猿鶴忤舞虎
豹馴擾麝鹿踉蹌王童消除俞兒供命山出石髓
水流胡麻掃崑阿以爲闔房藉芝蘭以爲薦褥褰
雲霞以爲帷帳羞桂辛以爲厨饌釀栢露以爲酒
漿風松篁以爲笙竽激鳴籟以爲宮羽剪荆棘以
便杖屨除蛇虺以清道塗勅嶺上白雲走逆行李
谷口不穀清齋三日敬遲履綦夫何報足下不果
來雲霞無光薜蘿失色胎禽孤唳清猿獨號冷月

鑑空山悲風吟灌木不穀次察而惆悵者久之夫
足下膠鬲士鑒識齋沉風神散朗腹胃千秋目遊
四部氣不染乎滓穢心常栖於玄真洗馬之膚神
面清許椽之情且寔勝謂宜抗手烟霞竦身崑岫
追迹禽尚希蹤仲長子不聞于道書于海外則有
三山域中則有五岳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
二孔穴相通鈎絡相連其中多金堂玉室藥爐丹
竈斑麟蒼虎紫鳳青猊神芝嘉木朱砂曾青雲笈
霞編大洞寶神王遊處真官窟宅以故高蹈玄

覽之士率好託迹焉何者人情處市喧則生垢溷
履高曠則來清虛凡夫濁士終身汨坳鹿臺淪墜
幽塗壤重蝨蛆亦足哀矣而從古靄八仙客躡景
登遐大都從名山洞府脩證而得之卽不能然避
世之士取以縱心遠岫洗耳清泉脫是非于人羣
免禍亂於朝市全八口於空谷垂一家於名山至
如周長秦短漢興楚滅魏帝晉亡范蠡逃文種死
留侯謝韓彭醢耳餘交惡田竇相傾錯盜結寃潘
石蒙難叢臺圮章犖傾始蘓荒金谷廢空花海泡

乎山中人悉充耳而不聞掩目而不見而桃花臨
岸鷄犬成邨牽犢荷犁夫畊妻饁沙明而水碧猿
嘯而鳥啼興至則葛衫桐帽沿溪而行稍倦則艸
毯藤床枕石而暝斯亦逸名遣累者之所託也我
四明有石窠錦鏡千丈徐鳧西巨陽明南連台嶺
道家號稱丹山赤水洞天震旦國中列於第九而
劉樊二真於此得道度世四方高人韵士往往躡
履而至裹糧而遊矧足下爲四明人石窠雲霧近
在程几居恒挾此山以詫海內形之篇章發之吟

咏累夫乃生四十五年未一躋覽今者杖屨業指
南雷南雷距四明只尺耳顧乃舍曠土之遠心束
拘儒之鄙見忽崑崙瀑之奇勝憚磴道之險艱回車
返轍沮氣灰心嗟失清緣甘就塵空對俗人于市
廛守妻孥于牖下世事填凶喧聒滿耳夫四明在
君屋邑內猶不能樞衣一覽其勝何況五岳散在
九州者乎又何況十洲三島隨流乘漲無風而洪
波百丈者乎又何況崑崙玄圃遠隔弱水萬里者
乎夫垂足萬仞形如飛鳥者彼亦人耳臨絕崖墜

深谷王長之舍身爲道也足下嘗自許剝心遣累
除恐怖斷煩惱歷苦行以了道歸真而神氣不充
筋骨差孱吾未見持俗腸而獲真道者也卽又奚
以稱真寥子遊爲不殺竊爲足下耻之書到願足
下厲志奮氣決策而來子如欲借岳阿以著書則
石室天窓間可以截先生之副本如欲脩道栖真
則劉樊之丹竈無恙惟足下圖之廣桑子得書乃
作禽曰維明神鍾靈誕德淵穆朗澄上帝錫之嘉
命俾治名山作鎮東海實乃無疆維休下走徼天
厚幸得託名神封囚生四十五年于茲始因賤貧
中縛婚宦又不能一登覽名區覓采神畧頃以孱
阻中道而還是用取說霽詰缺望烟蘿以爲明神
羞茲者親灑瑩篇貽之塵穢導滯發矇敬聞命矣
夫託迹高遐栖志幽絕妃崇霞而正孤雲交青松
而侶白石者至人之所以登真也鷄處藩籬蚓蟠
泥壤競身名而逐刀錐附腥羶而嗜膚血者俗物
之所以淪穢也下忝家大江之上頗稟海氣演漚
自幼廓落疎中于世味一切都澹惟澹故其干物

也。不生牽滯，惟踈故其于道也。不能堅精山水幽
栖之趣，少頗不減。中年化吏，奔走道塗，鞅掌簿領，
京洛風沙，被面塵土，沒脛說謔是非，日有撼頓其
身。雖在冀北車輪馬蹄間，而其心顧時時作江南
清溪碧石想。後遂徼惠忌者，從人口吻中脫歸歸
一而四壁蕭然，三徑荒甚。宅西一園地如手掌，大乃
鑿一池，跨小樓其上。池邊芙蓉芰荷，交蘆蘋蓼，野
鳧鷓鴣之屬無所不有。而餘地更褻，秣稗艸花竹樹
醫狀蕭森，比於仙人之葫蘆。其中大地山河皆在

矣。天下走日奉老親，挾妻子，淒淒其間，客星則梗相
共獻歌而遺放身世，以故眷此蓬累，息意名山，以
鷄豚爲麋鹿，以巨藿爲松杉，以野老爲伶期，以溝
瀆爲井曲，局如此是宜。明神之見陋也。雖然亦
竊有說。下走聞之，西教心淨土淨心穢土穢，乃有
迹履淹洿而神遊閨圃，身寄霧境而情染俗塵。故
桓先生得道於爨下，宋齊丘遺辱於九華，古今遊
名山登洞府者多矣。顧其遊亦大不齊。玄冥之士
託以栖真，騷雅之士託以發藻，枯槁之士託以避

患雖所繇不同均之足賢若乃廣買丘陵多植松
栝布莊丁以杭時挈青烏以上地累糴累月爲子
孫謀是爲利遊本無山水之癖趣託爲登覽之高
蹤釣詭北山捷徑終南望車騎而擢覓聽鳴騶而
動色是爲名遊不探靈闕不訪道真不采靈藥惟
携声伎陳絲竹而放情山水沉涵翹葉是爲俗遊
手牙籌而不輟計針剗而無遺塵容垢氣淪於心
髓而妄意杖履偶涉名山據危石而思構競臨青
溪而譚米鹽是爲尸遊若然卽所謂三十有六七

十有二者皆障也下死品局雖卑神况頗澹身羈
窮巷心在霧岳迹溷隘湫情寄超明胷中竊自謂
有五岳焉則明神必開口而咲之峩峩五岳散在
寰區寧有無其足下而其有胷中者業溷隘湫而
謬云超明所謂強辭耳卽千秋萬歲又胡津津尚
平禽慶哉夫靈秀發於造化玄闕闡於道流已則
不能從而復以謬言誑世是上銷折神靈之氣而
下爲俗物張幟也嗟乎是余過也夫是余過也夫
下走請遂齋沐裹糧蒲服敬拜明神山中其幸爲

下委指示劉樊葛仙翁諸真歲丹留訣處下走且
苦志脩煉無負神休敢告下陳勿深呵讓

種桃告花神文

夫槀之爲木通神辟鬼蕩穢滌邪華爛天葩實充
仙供益清都之靈根上苑之名卉故度索干盤天
台萬樹凡人之而迷仙遇之而竊僕天性寡所嗜
好人間之黃白寶玉珠琬珊瑚瑀及右物圖畫
彝鼎淫巧器玩之屬並不以關靈臺丹府而歎好
卉木經東皇之雕刻寫造化之精華可窺天機非

繇人巧尤愛種槀三月華開錦組爛狀若陽滌洞
裏並褰綃衣易遷宮中齊列霞珮野人對之輒借
以忘憂療饒遣情遺世挂冠以來頗治三徑襍稅
花木從宗人乞得緋朶一本移栽園中當春著華
甚盛自夏歷冬颯焉萎死心殊悼惜今歲復從宗
人乞得一本維時政華今與竹松掩映姿態橫生
心目俱曠而花木稍巨恐不易活敬具隻鷄斗酒
爲文告花神土神維神念僕愛花之意密加護持
使土膏滋潤根枝堅好歲歲供幽人之玩它日方

冠布袍與二三爻人挾書把瓊漣娑椀下敢忘神
休敬布腹心伏維監察

戒殺文示諸子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造化因
薄輪運較轉人爲異類異類爲人人之此生之爲
人而不知此生以前其爲異類何限此生以後其
爲異類又何限故釋氏謂今生爲我所殺之衆生
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言之痛切理蓋不誣今
夫樂生惡死寧詎人情爲然豈是故蠖虱逢擒則知

奔逃蝸蚶被罾則知求脫牛羊將死則知敲觶鷄
純臨命則知悲號鳥雀能假夢以謝恩魚鱉能化
形而乞命是知肖翹貪生含靈畏死萬物並育各
欲得所人之養生五穀蔬菓足以取給不爲不厚
寧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天地生
一種聰明貴重者號之爲人又襍生千萬種愚蠢
輕賤者號之爲萬物均受生氣共處兩間譬之人
生嫡長子又生諸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其爲
子一也憇人飢餒無以生長乃於五穀蔬菓之外

生千百億萬物盡以供人之一生斷不然矣譬如
人生諸幼子庶子豈盡爲養一嫡長子而生之哉
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燔擘剗割盡
掩而殺之以充口腹以致貪饕迷人不知乃藉口
天生萬物本以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何爲嗟
乎天生萬物本與吾並育共處天何嘗盡署記萬
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卽如虎狼遇人
則食天豈以萬物之命供人乃又以人之命供虎
狼邪天貴人則以萬物之命養之天賤虎狼則以
所貴之人之命養之又斷不然矣人之力能制萬
物則食萬物非天以萬物盡養人也虎狼之力能
制人則食人非天以人養虎狼也人之食萬物與
虎狼之食人皆非受天之命者也今夫蛆蚋之臭
穢則人不食蛇虺之毒則人不食豈天盡以萬物
養人而獨不以蛆蚋與蛇虺養人耶人偶摛得虎
狼則取以爲食豈天命人與虎狼展轉互資以爲
養耶是皆非天之意矣人之殺萬物也萬物之有
時而亦殺人也虎狼之殺人也人之殺虎狼也並

作惡業寃對必償昭昭可知以今人縱不能長齋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稍資饜口稍充氣體結習已久始爲權宜以次漸除解寃釋結是吾之所望於世人也若有能體天地之生物念如來之大悲奮起勇猛除葷奉素永消惡因高登道果是爲上善吾尤爲世人願之此之不察而於人生日用之外更廣搜物命窮絕水陸以爲珍羞異味三寸之口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君試思之五穀自菓菜羹素食飲噉既

足腹亦果然烹羊宰牛狼藉饜飫轉盼之間便成朽餒又安事盡噉衆生之脂膏骨髓而後長養生全乎恣數十年之貪饜而積千百劫之寃業可爲痛哭流涕矣僕少犯此罪不小近聞大道悚惕玄律業已將無始劫來所殺衆生盡行超度無始劫來所作殺業盡行懺悔於王皇上帝諸佛如來之前此後斷不敢復作殺業更結寃讐隨懺隨犯爲惡彌甚今不得已姑存一二五淨者爲三餐之需又念既不以殺生之物自食而復以之食人已

則欲脫其愆而乃陷人於有罪是尤罪之大者故
僕斷自今以後一應宴會親朋亦斷不殺生爲供
濁酒園蔬間用小鮮稍加淨肉業生入世情非得
已較之戒律猶爲罪人欲食言咲暘情叙歡如是
足矣親友賢明相能體此情者雖因此得罪所
不辭也

樞真館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屠 隆緒真著

會稽呂胤基文符選

跋

平番碑跋

西南夷自漢通道武帝今唐蒙葦略定冉驪邛犍
司馬相如馳文告諭父老蠻夷酋長蓋其事不過
羈縻粉飾國體固未聞斬俘封觀大創戎心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開基 皇靈遐暘遣將南征蠻

徭隳伏交臂繫頸歸命靡遑朝廷置松潘威茂四
鎮彈壓彼中四十八砦犬牙相制尺組牽之如駘
孤純二百年來西陲按堵填者承平日久邊將偷
弛籌畫稍盭戎頗生心比者國師喇麻役鷙好亂
自立爲渠率誘合灣仲占柯等數十餘曹剝牛詛
盟肆行屠劫邊氓患苦開府宛陵徐公元太沉毅
神明誓靖氏羌始猶欲以恩信削平之凡三檄告
諸羌傲然聚攻破堡擄戍人剝其抉腸以示無恐
公乃決策征討上疏請便宜益軍資 上皆報可

命大將統師列校偏裨各分隊並進今得隨宜相
機臨敵制變無拘文法無泥成筭而又遣二三文
臣叅謀調食督陣紀功與諸羌戮力犄角縈戰縈
勝虜大挫衄擒斬俘馘若芟草菅獻捷計擒戎首
三十有奇俘馘壯虜七十有奇破碉房千六百有
奇諸鹵獲無筭窮寇赴累河死兩河悉平白草偏
頭搏頽悔罪請款西南晏然事聞 天子嘉說旌
賞撫臣以下有差蓋其功略與伏波武侯南征等
埒唐蒙馬卿曄乎後哉疆大夫及邊父老請立石

紀功以告後來威羗虜碑文出新都汪司馬道昆
手而屬不佞叙其後不佞文墨豎儒何知兵事必
也炳揚國家威德以耀于千古則有司馬氏之鴻
章在

二十六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七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贊

題王百穀五十小影

癯而珞琢炯其矐目骨稜稜而神足形如鸛鶴筮
長而蠹衣不襞而一幅持羽嬰以當塵王羅三氏
于腹限鐵而剝毫塚而禿冢寶片牘人竊餘馥購
鷄林而臧酉麓名無蹊而走四域語則綺而心則

樞齋集 卷之十七
樸晚而皈依天笈持論准乎理惑其因地也龍樹
之與金粟也耶

太傅呂文安公小像贊

田竇相傾爲青爲沴而公於中手運斗杓太和元
氣子孟顥擅翕張詭恣而公此時發光歛采危遜
蕪濟澡皓之翊皇儲宋琦之定國是勛伐旣隆急
流勇退世方如蚊虻之嗜吮而公已逐冥鴻而遠
逝斯其爲冲夷恬遠而大人之表當世乎

馮開之太史像贊

其穎龐其氣昌其神茂以藏道先齧極文苑虹梁
旣遊祗園領無生之旨亦登玄圃授不死之方收
之則滅影於一室放之則漂志於八荒衲衣斗笠
跣躡四顧而徬徨知濁世之不足與願攬祛而漣
娑手黃唐

聶尊師像贊

甫七齡而訪道散萬金以煉藥志窮絕溟而委蛇
身挾大翼而揮霍朔玩世於金華尚攝真於五岳
蚤授扶桑之王經累駮緱嶺之玄鶴師猶漣娑手

人寰其徒往往沖舉於碧落夫其知之者謂其書
名於上清不知者謂其懸壺於城郭唳第觀其紫
髯玉白而軒軒乎顧胡得不求之於寮廊

表履善先生像贊

有叙

履善先生古埋照人也蚤嬰官紼夙挺烟霞心絕
世氛氣凌霄外仕路嶮巖脫身虎口飊車尚羊抗
身鶴背泝瀝一瓢縱浪五岳君平之身世而忘玄
度之情具靈勝迹溷下界名書上清當世之了
道至人非邪不慧去歲遇異人虎林與先生同愛

還丹結劫外千秋萬歲約至蚤矣戊子夏日先生
過訪余四明出小像見示風骨泠泠居然大赤清
微桐柏小有中品於是爲之叙而贊之

黃冠絲絛其仙真邪手持木患其西方聖人邪泠
泠蕭蕭烟霞其骨與神邪夫其隘六幕而芥萬物
其天之放民耶余將與西躡閬風之頂東泛扶桑
之津耶

題龍君超像贊

白哲而美豐下而頽目炯炯而電閃神擘擘而霞

霏心澹澹而忘梳頂青玉之冠服碧烟之衣綜干
古而通三氏寶霽明而睿知希師東華而受安妃
吾所慮道成而騎鶴太肥將安車颯輪而朝清微

李處士像贊

夫百年而前亦有先生百年而後亦有先生夫貞
于才而髯踈踈是先生之形夫心芄芄而靈瑩瑩
是先生之神何以故浮塵泡沫四大者假萬劫不
壞靈光真我至人妙悟手挈陰陽出六合而彫三
光蛻彼煩渴以遊清涼夫道近在眉睫遠在大荒
君其不信請問之晉楞嚴之覺皇

諸生

名在諸生隱然公輔清姿冰映逸氣霞舉學綜奎
壁文卷苞元命於太初蹈先民之遺矩雖服
青衿冠屐注乎而陶鑄一儀肇利萬物咸囊括於
心府茲爲熙時之上喆寧獨皖士之翹楚與

純陽祖師像贊

夫其龍驤鳳舉光射六合者貌也提挈陰陽揮斥
八極者道也拜柱下揖雲牙坐在立亡者竅與妙

也玩弄人代廣度羣有無翼而飛不蹊而走位登
上清而名常在婦人女子之口啖純陽非仙黃龍
非佛三教混冥同堂異室靈光卽慧般若亦丹真
空無恙雲盡水乾

二十七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八

四明屠 隆緝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銘

邵武縣令之罌張君墓志銘

之罌張君諱邦仁字孺毅大司馬東沙先生伯子
也不佞結髮受知司馬公與之罌君稱世誼不佞
既傳司馬公銘司馬公季子孺愿母吳夫人至是
之罌君仲子殷仲復持其叔氏孺宗狀以之罌銘

來辱按狀張氏祖宋魏國忠獻公後明公棧十世
祖原一公者宋南渡後由臨安遷鄞之槎湖五世
爲宏靜公諱迥元末以行義表俗生四丈夫子孝
爰醇至有蓮瑞仲寧三公諱叔誼生文三公諱公
暉公暉質菴公諱緒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是爲曾大父生葵軒公諱忞累封叅政贈如質菴
公官葵軒公生司馬公諱時徹字惟靜人稱東沙
先生進階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叅贊稅務配
陳贈夫人君其伯子生而蚤慧占對竒穎文定公

大羈之目爲英物年十四補郡博士弟子十七廩
於學宮試鄉闈及南北闈者凡九竟聖數竒不第
君爲司馬公嫡長應得任子弗屑顧推讓仲氏孺
覺而君遂以貢終邵武令云君挺絕異之姿伉爽
自喜漁獵經史淹通枕能氣類雄偉譚議闕廓大
有英雄風骨見者神悚爲古文辭若詩賦不甚經
意矢口落筆驚颯急峽淋漓滿帛要歸沉雄居恒
暮公子無忌傾身結客輕財樂施尤好譚兵門通
俠徒家養死士騎射劍術俱有神解又頗效三河

少年風流自命岑牟單絞遊乎酒人徵歌選伎一
揮千金拘攣之士見以爲過通脫少檢押而不知
自不失豪傑本色始司馬公攝篆本兵屬虜薄京
師中外戒嚴君奮然欲自請提兵出城與虜特角
且繫玉單于頸獻俘封觀會公以內艱歸不果其
後烏夷內訌東南罹焚燹之禍慘甚居上書總督
胡公畫戰守方畧胡公大奇之延置幕府面咨戎
務多所采納焉其令邵武也釐奸剔蠹擊斷如流
稱神君而身有傲骨不善諛上官取容當事者齷

之遂謀拂衣去而君亦漸老乃歎曰丈夫抱飛颺
氣生不能提三尺坐軍戲東蕩鯨漲北掃狼烽綰
通侯印安用號壯士爲臣精銷亡雄心行盡則有
龍藏貝葉老頭陀生計在是寧詎非大丈夫了局
時邪于是閉門脩禪觀兀然清枯無何病遂不起
享年僅五十有六惜哉配戴氏工部主事戴公贊
女繼毛氏太學生毛公國賓女子男三長子庠生
母柴太學生後君四年卒聚叅將艾君升女次子
序生母徐聚僉憲袁公大誠孫女少子廕生母曹

後君五年亦卒聘中丞周公相曾孫女女一適太
宰屠公瀟曾孫庠生本元孫男一應崧聘太學生
毛君某女孫女一許知州董君國俊季子某有詩
集行世不佞嘗序之銘曰

卓彼秣壇登孤先登霞蔚雲蒸堂堂韜鈴矢石奔
崩龍驤蛟騰致客千里義俠是稱公子信陵寶劍
補履三尺見繩折腰安能返而初服江壩田塍烟
爨雲朋皈心象教覺皇首楞以討三乘豪士掉頭
條然髮僧裴公右丞

明故誥封王氏宜人墓志銘

不佞承之儀曹數從姜泰符吉士遊甚善泰符蓋
通偉伉爽士無何不佞坐流言免官歸而泰符改
諫垣抗疏請 皇上建儲忤旨左遷雲中尉覽還
里第與不佞相見驩甚一日修幣再拜以其母宜
人王氏志銘見屬不佞與泰符生平投分若母吾
母義不可辭按尊公觀察南洲先生所自爲權厝
志宜人者觀察公元配出邑中著姓幼而莊慧及
笄歸于觀察公公方在膠庠以勤佐公卒業明年

翁慎齋府君捐館舍姑太夫人在堂觀察公歲遊
學於外宜人獨身侍養甚劬歲丙午觀察公舉於
鄉繫上春官不第坎壈侘傺宜人益茹辛勸公勉
赴前期無退墮丙辰公遂登第值太夫人憂未及
襄事而倭夷猝至城邑殘破宜人倉皇奉太夫人
柩出奔室燬于寇觀察公歸而營塋羈旅郡城綱
紀內外悉倚辦宜人己未公北上廷試宜人從行
泊觀禮部政筦三年旅食蕭然宜人至脫簪珥以
佐朝夕及授膳部有三殿之役寅入酉出不皇寧

處宜人愈勤拮据躬治蔬食視寢興嗣後公督理
漕河巡河北相衛守陝右商洛敷歷中外十餘年
所至藉宜人匡贊居多每從容規公曰刑獄財費
兩大事不可不慎殺人命以立威名朘民膏以作
無益如天道何故觀察公在事用刑維恕不苛經
費務節無汰人皆歸美公得賢內助云公以朴忠
不能偕俗謫判常州不期年轉南刑部歷三載遷
廣東僉臬凡升沉出入宜人每與公偕未嘗以風
波頃撼動容勤儉之操久而彌厲乙亥觀察公竟

以比部時執法不撓爲仇人所誣報罷宜人了無
纖介歸而與觀察公謀所以終老計粗備桑麻花
竹課子治生賢哉鹿門之隱乃宜人則先觀察公
卽世矣其後宜人長子泰苻登甲第讀中秘書歷
青瑣抗章忤 主直声動天下宜人皆不及見惜
哉宜人天性端嚴寡言笑雅尚澹泊耻事紛華貴
而不驕貧而克儉浣衣糲食婦德休哉乃其性然
奉丞嘗事甥姑維謹夫婦相敬如賓待諸奴宗姻
以禮有無相推與不恡教子嚴型范不務姑息給

諫君宏才亮節爲時聞人雖得之尊公過庭之訓
爲多乃母氏教育功非渺小也處家事雖纖細綜
理必躬必豫觀察公以故得專心王事不牽於內
顧憂求宜人於古彤管中其始樊姬敬姜羊舌之
姑之儔與宜人卒於萬曆丁丑正月二十九日距
生嘉靖癸未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五按察公
歷工部卽中河南僉憲刑部卽受三封俱宜人生
子二長應麟字泰苻中萬曆癸酉浙江鄉試癸未
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娶劉氏

尚寶卿西川公孫女邑庠生述菴公女次應鳳娶
汝州守董春野公女女二長適邑庠生葉怡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寅齋公孫楚府典寶方石公子
次適邑庠生馮時俊四川左布政使縉川公子女
孫一許馮宏南京刑部尚書貞所公孫雲南鶴慶
知府師貞公子銘曰賢矣宜人蹈道秉禮約而能
裕豐不及後從夫於官脫簪與珥閨門交儆如賓
如朋臨下母雲事上母陵矜矜沖挹維沉維升夫
右則賢德義用增教子義方是切是標子以追琢
蔚稱瓊玖總哉今名是爲不朽

明故孝子亭溪戴公墓誌銘

余按楊孝廉狀亭溪公姓戴氏諱士光字子謙系
出宋戴公至藻大小戴傳三禮學爲儒宗東晉時
高士安道隱剡溪後散處浙之黃崑南塘代有聞
人宗嘉泰間石屏先生偕其從子陽游四明至西
鄉石馬里愛其土風淳樸家焉歷世孝弟力田數
傳而爲敬六府君諱敬祖汎愛好施爲長者生子
怡稼處士昇承先慕古始作祠堂行朱子家禮昇

生鍾封承德郎東昌府通判鍾生默菴公治是爲
弱中大夫謚昌府知府用治行祠於學宮而戴始
顯浩生茂軒公禩以鄉貢任福建興化府學司訓
遷連城縣學諭以子貴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
外郎奉 詔加三品服配杜氏封宜人檀子五人
其二爲鯨性行馴謹以兄弟貴輸粟墾宣義卽世
稱之曰宣義公是爲亭溪公父公嫡母徐氏太孺
人生母陳氏太孺人公至孝五歲而嫡母嬰疾日
夜號慟顙天禱於北斗願以身代至七七之久夢

絳衣神授母以丸藥服之而愈公之純孝帝鑒之
矣弱冠宣義公卒柴毀骨立免始復蘇色養母氏
務極承歡小不豫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至母歿哀
毀一如哭其父歲時蒸嘗泣偶語及亦泣蓋孺子
慕終其身已爾時奉直公與杜宜人齊德偕老而
諸伯叔父靜山鰲出守滇南南江公鯨叅藩八閩
東石公暨開府西蜀少山公鰲分司徐洪公念諸
伯叔父俱勞王事不遑將父又念父宣義公蚤世
弗逮養乃獨身代養諸凡定省溫清惟力是視奉

直公與太宜人安之若忘其諸子之散之四方也
初宣義公捐館舍仲士宏才八歲季士允未及周
門以內形影相吊而富家日責其子母錢時公新
娶罄孺人奩具以紆公家急而勤身課業伊吾至
丙夜夕以爲常又督課二弟俾有立仲氏早卒撫
其孤如已出初仲氏欲以空敞屋易割公棲室公
欣然割之無難色析產推美產二弟而已取其敞
瘠者人以公方古薛包當是時諸父冠蓋盈朝今
梢爲膏潤計何欲不滿乃公一無覲而獨好脩嗜

書研求黃農姬孔天人性命三才之理甚晰爲文
章根極理要師心匠手母所剝襲弱冠補博士弟
子每試輒屈其先輩督學太原孔公有人倫鑒大
奇公取冠多士尋丁內艱勿廩後七試七落乃喟
曰吾弗獲事吾父而獲事吾大父母諸父盡以經
學起家印纍纍乎而吾一經獨七試不授力田同
繫歲獨不逢命也且諸父業榮其先吾復何營于
是拂衣罷諸生而從野服純孝懿行晚益茂明望
者改容侍者銷鄙而公亦用和光杜德棧與鄉三

老子弟遊言行卓然爲世型范隆慶二年給諫午
溪鄭公以直道出令鄞雅慕公高脩禮幣駕如公
第請益焉仍表其廬曰養高敦素而復爲推轂於
郡守萃野周公周公欲見之卒不爲屈鄉飲延公
賓席禮幣再至爲一往後遂強之不赴明年諸生
以公行義聞于開府近滄谷公公核之而信遂
其堂曰順德命司歲給米三石肉十斤布二疋
旌孝也會上 仁聖慈聖母后尊號潭恩宇內遂
以儒官應 詔如例冠帶公以諸子勸勉一再御

而卒仍野服如初公爲人玉貌瓌質軒軒霞舉天
性朗洞無町畦莊不至亢溫不及媿望之岳岳即
之熙熙詩社文酒與賓友爲逍遙遊而造次言動
一稟法律程於先民智計深長善料事營兪爲人
解紛平居好卹窮周急赴義若渴物情歸焉姻家
張誣藩當戍公庭諍卒白之張以厚幣報謝公止
色却之曰吾憐若冤冤而白之而因以爲利可乎
黃氏姻嫂嫠而窶持祖塋地質於公每歲復以地
租遺之及嫠歿乃舉地還其姻弟曰黃氏塋地沒

於吾黃鬼且饒餒黃之鬼以自豐不祥有妯娌幼
鬻爲人婢公贖還之而今與婦黃同居長乃以貲
擇良家嫁之徐孺人之喪親友未奠貸二臣銀器
以獻獻畢失之公曰柰何以吾母故累友爲償之
奴有再盜者再赦之奴卒感激改行爲善表兄持
僞券貸金公覺焚其券而已佃人負公租數千傭
其幼子終身稍長念其母老俾歸養鄉里頌義無
窮云公無他嗜好築宜晚居莚名菊多至數十本
忘前雜植石竹菖蒲萹草盆畜黃金鱗百頭便自

有濠濮間趣暇則焚香跌坐作老居士或披圖史
詠先王之風意度條然文祖眉山父子詩宗天寶
大曆諸公有亭溪漫稿若干卷藏于家一日疾作
將易箒呼子利及諸孫誡之曰士貴修身砥行無
媿靈明以還造化文章空花榮貴腐鼠付之倘未
無爲直宰喚蓋卒之日無問識不識無不奔走哭
臨聞之中丞大夫中丞大夫爲給銀禮塋立石表
曰有明孝子戴某之墓嗟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秉彜好德疇謂今之人心不黃虞三代乎公配黃

氏諱潏順爲四明衣冠右族有賢行生丈夫子三
長旻冠帶椽史娶陳氏太僕寺少卿思齊公侃之
孫女貢士龍岡公文之女也次昶鄞邑庠生娶韓
氏郡守逖川公克濟之孫女少尹虛菴公繼周之
女繼陳氏繼周氏次昌娶唐氏繼韓氏旻與昌皆
蚤卒昶最賢而文孫男八長君治次君法次君湯
次君授之海邑庠生少年文聲藉甚爲余門人次
君溥次君美次君賜次君善皆彬彬世其風曾孫
四長曾大次曾寅次曾與次曾魯曾尚幼孫女一曰

德安適寧波衛指揮僉事王叡任公生以正德癸
酉八月二十五日巳時卒以萬曆乙酉閏九月初
三日卯時享年七十有三以 年 月 日葬於
桃源鄉宋家橋祖塋之側銘曰諸父並起而印纍
纍而綬若若而公獨隱約逢掖藜藿而辭藻泮漢
而行義衡岳穆其顯灼生式其間死臨其槨名無
翼而翔乎六幕

明故承務郎沂州同知松石凌公墓志銘

松石先生姓凌氏諱東周字伯用凌出姬姓苗裔

先世有萬一公者自湖襄避元亂徙家通州遂爲

通州人傳而爲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主稼隱公棠稼隱公以稽事起家埒

素封義槩時從兄芹溪公官中丞龜田

公自限稼隱公獨脩然退處於毛褐

子五仲即先生先生垂髫輒能屬

詞稼隱公有子不終素封稍長從

里中陳司寇公授經司寇公大奇之云之子才他

日當出其兩伯父上季十六補諸生名稱藉甚尋

入太學爲太學生大司成西玄馬公一見器先生

目爲天球國寶必登赤墀光廟簾非他些言生比也

乃聖數奇繁舉不第益肆力秬菀蔚爲儒宗子弟

及鄉後進多執經問業先生爲摘其瑕類示之型

范士類宗焉先生既困一第雅不欲補吏友人強

勸駕謁選天曹太宰嚴公得先生試卷詫曰此席

春龍文柰何下駮駑桀將破格用先生竟不果銓

掾有欲爲先生寅緣汚美地者正色謝公授同知

沂州會守缺視篆壹意砥劑振刷一切錢穀馬政

西... 卷之...

獄訟務釐奸剔蠹毋民息肩先是郡諸生無業禮
經者先生上言督學鄒公曰禮檢柙世道整齊人
羣不可缺矧沂宣聖邈墟而諸生瞽焉不講于禮
經如雅言何請浚宣示博士弟子員有能創起業
禮經者即與青衿列于是沂如知習大小戴先生
倡明之力也時臣盜波商人覲以賂免商果暮夜
乞哀先生叱曰盜伏三尺義無連平民何昏暮私
請之爲商銜恩搏穎太守至傲而凌物判以下調
事焉先生不徼不阿守願敬憚先生數咨以郡事

是時淮上朱司空大脩河渠檄四省能吏監役先
生與馬盍鍾菴樵鯨奸輟坼厥功茂哉司空亦雅
知先生勞比主聖告成將叙上贊績而先生遂投
効決歸築室山麓治圃河潛日與羣從子弟賓交
爲詩酒社歲時風日熙明飛觥授簡若彭澤南里
香山輞川人士豔之先生工詩尤長五七言不若
雕飾天質自然矚于性靈洽于玄賞蕭蕭洽洽如
也生平高行義傾囊倒困以急困窮嫻族里閑待
以舉火者無算州里造舫之後民若破產先生力

白之當路議罷之鄉人尸祝先生云先生九歲喪其母孫孺人哀毀幾絕及事繼劉

二十八卷終

樞真館集卷之二十九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墓表

汪禹又徵君墓表

嗟乎世何可無耽文修行淹雅玄寂寥朗士哉大官擁牙燾盛騶從以驕里閤餐分矜羅綺遊冶宣其汰盛烏石豐殖阿堵聃聃錐刀而自附于身名俱泰彼且土苴措大童烏耄白書中老蠹魚假令

腹習千秋不當一鮑是絳灌嫉賈傳程卓之所爲
易長卿也姑無論其他卽如四座颯沓豪塵並陳
文學好修士娓娓霏玉屑而出之而莽不識丁者
口噤目張亡所訓會握如椽不律吐鴻苑揚菁華
上光廟時下擘方輿懸書國門藏艸名山此將屬
之寒雋乎將屬之市上豪乎彼以愴面椎顏而淋
漓膏馥此以霽心偉手而挹灑清芬我知其亡當
也新都榮三事賢素封而耽文修行者遑遑不少
乃稱文必丘汲而下稱詩必黃初而下稱書必蔡

常而下則新都實勗闕于兩汪先生云兩汪先生
者在歛爲伯玉司馬在休爲禹又徵君禹又諱淮
士林稱爲羅山先生始遷自婺父爲萬戶公文望
初未有子家饒于訾公有陰德兩羽衣道士見夢
曰若樹德廣矣我兩人請依若家以報而公之側
室馬少君連舉伯子浙及禹又禹又生而韶秀年
甫及舞象于書無所不窺下筆千萬言輒傾其儕
輩補邑弟子負以廩餼通籍太學禹又雖從博士
家而顧獨大肆其力于秬壇騷雅業其後連蹇有

司而詩若古文辭日益適上新都自嘉隆以來司馬公執中原牛耳盟二三薦紳鄉老各建一麾而禹又實挺鼇弧先登此其比于司馬所謂將左右軍不在偏師行列乃司馬懸諸日月而禹又未大炳烺其名位畱也以今讀禹又詩爲古體蒼然爲近體錡然光采奕奕然風骨泠泠然法無不比律無不中神無不傳情無不充而惣之歸于沉鬱朗曠抑頓清饒夫近代作者如雲大都有遐心而無全力有猛氣而無深中朝而吾伊暮號都市南學

榻管輅領宗工肌理粗具神精索如今日傲倪空羣人大將一旦久而論定爲大力者所駘除悉掃爲飛煙冷風耳當飛煙冷風時裊金剛椎嵬而獨立非禹又之詩而誰禹又又修名砥行踔厲矜莊弱冠結客喪其先萬戶些訾盡人以爲言禹又手一編曰此吾產也富人子些頃而詩黔吾些黔而詩頃若曹奉千金易吾曾中五七言不予也穆廟初年有詔徵郡國賢良縣推擇禹又禹又上書力辭不就會其事亦終寢人方禹又秦系孟襄陽

矣禹又配程為名臣襄毅公會孫女賢而與禹又
同德如於陵鹿門生子懋孝側室程氏生子懋學
懋功金氏生懋德女三人孫男五人景堯景舜景
文景昌景星孫女四人懋孝字虞卿最賢而藻雅
不佞嘗叙其詩蕭慘清遠禹又不亡哉于是不佞
為書禹又生平大略于墓門之石而銘則先生之
交吳君為之故不復詳也

二十九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三十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誄

少傅呂公元配一品夫人夏氏誄有序

萬曆十四年丙戌七月七日柱國少傅餘姚呂公
元配一品夫人夏氏卒享年八十有三嗚呼哀哉
少傅公起家史館歷宮坊由司成大拜光輔 肅
皇帝皇帝英明當時號稱多故小大臣工惴惴

過率不自全少傅公忠勤在事卒與福會當公居
密勿重地日夕固廬靡皇休沐夫人督諸子婦拮
据家事犁然執理以故公得壹意竭忠事主上
不以家務嬰心論其大者即如力勸少傅公上建
儲疏却陸衛尉昏斯蓋蹕絕備丈夫之識乎又弘
摻木之義下逮羣姬嗣鷄鳴之風躬親浣濯貴而
能降富而不汰於都哉光於女史烈於彤管矣少
傅公一代異人翊運綦隆相業鴻鬯然夫人內助
之功不歎小矣嗚呼哀哉夫人捐館舍餘姚邵中

丞爲之狀山陰朱少宰爲之銘新都汪司馬爲立
傳少傅公自草行實而不穀隆辱知於夫人長子
祠部君元及長孫宛陵理胤昌乃作誄曰

羅刹西注大海東奔秦望宛委盤薄吐吞山川靈
秀句餘是屯是生巨公曰嶽降神才譽闡轂勛華
旬齋甄陶埏埴天闢地垠平允六苻協和三辰方
諸陽燧乃有夫人猗與夫人胄出神禹節度功宋
賜第東土夫人玉質蘭畦蕙圃幼躬令聞來嬪於
呂來嬪於呂婦德罔疵上事宗祊下倡諸姬厠諭

洛髓、樞政、維宜、少傅、直館、簪筆、赤墀、辟雖、振鷺、爲
多士、師載、出載、入南、北馬、箠、夫人、理家、不嚴、而肅
燒、畚、以田、誅、第、以屋、飾、不、珠、珎、衣、必、浣、濯、義、踵、葛
覃、賢、稱、樛、木、麟、趾、發、祥、螽、斯、多、育、少、傅、綠、髮、晉、司
鼎、鉉、夙、夜、在、公、忠、智、並、宣、絕、昏、貴、作、折、節、才、賢、建
儲、一、䟽、挽、日、回、天、夫、人、相、之、厥、有、勞、焉、功、成、身、退
六、月、乃、息、嫔、東、山、之、絲、管、眷、贊、皇、之、泉、石、酌、松、下
兮、觴、壘、聖、花、間、兮、博、奕、卿、雲、爛、兮、綵、衣、寶、月、燦、兮
絢、鳥、嗟、覩、守、之、與、鮑、姑、方、同、占、乎、仙、籍、夫、何、七、夕

夫人告徂姮娥奔月南岳歸圖明珠逝浦連城去
都鳴呼哀哉蘭風含凄桂露薦冷蠨蛸畫翳熠熠
霄耿鏡在奩而長我衣在笥而永屍龍笙折兮無
聲鸞馭征兮斷影少傅暮年當此憂悴臺空鳳翽
藻指霞珮今儀不存女誠猶在名花開而孤映華
鐙張而獨對歌寒珠箔舞上高堂酒肉層累鈿翠
成行此芳榭而嘉木彼殯宮而白楊羌俯景而感
事轉慟慄而悽傷嗚呼哀哉生榮一品歿登上壽
卹典有加寵靈孔厚金缸玉座文軒朱樞千人輓

歌諸孤哀夜梁溪今妻鹿門嘉偶敬姜之共勤無
斲樊姬之懋淑不朽嗚呼哀哉

陳烈婦唐氏誄 有序

陳烈婦雲間人侍御史唐公本堯女也唐公初娶
王孺人爲別駕王公女繼娶胡孺人爲中丞胡公
女孫生男光啓及烈婦光啓年纔舞象材擅雕龍
將擷晶華騰驤稅苑河西極之吉光岱淵之靈寶
不佞忘年石交也烈婦生而秀慧性復共莊姿潔
懷水林饒詠雪五歲授書悉通大義七齡亡母依

于長姑青春閉戶鸞凰組其繡紋玄夜挑鐙龍虎
響彼緗帙月姊天孫人稱聖女仙姿霞骨詎字凡
兒同邑太史陳公石渠鴻彥揚荼藻于蘭臺公子
允正玉璣黃沅蔚嘉声于芝圃侍御公乃許歸焉
富而尚素躬德曜之齊眉貴而能勤習少君之提
甕叶鳳諧鸞雍而調瑟鳴鷄弋鷹肅以若賓允正
才情並美挺秦嘉之俊姿膚神翼清抱衛玠之羸
疾美好不祥清露晞于朝日玄宰諱妬崇蘭敗于
秋風神劍沉浦連城去都鳳侶旣捐鷓雛旋天白

日陡昏輒分此身之若寄朱顏立稿卽處人世以
何心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鞠幽冷節邁秋香少
日遺奩鏡不拭而轉翳嫁時故襖笥任疊而爲灰
顧舅在高堂晨昏或缺夫淹淺土窳窳詎安暫留
此不死之身期畢我未了之事相冢有道剗壙必
親隴草芊綿野風淒緊紅樹白楊彼徠嗥其如訴
黃沙堊土雖烏吻其俱傷白髮衰親無兒送老綠
鬢少婦代子承歡霜未零而擊絮親奉寒衣日將
旦而進餐手烹甘旨人盡嗟稱舅也歎息得婦如

此有子不如內秉堅貞乳乳自矢外理家政井井
有條呵沫保母不怠姑以情喪葬長姑乃分兄義念
亡舅而卹其季女憐小姑而逮其所生身後之事
差完死殉之計遂決策喪禮而棺壙含殮舉無遺
漏屬陳產而兄弟姊妹咸有推恩訣兄而戡身戶
內節烈隱而巨窺謝父而留書帶聞神氣整而不
亂夫死婦死強生之歲八年舅存身存必死之心
一日不生而生冀少效于陳氏求死得死亦何戀
于人寰嗟夫死事易成事難湏眉之夫媿之笄禘

之媼何有死生亦大矣婦能死又能善于處死余
曰女聖殆非諛耶于是爲之誄曰

虹流華渚慶都發祥放勳豐胙邁跡平陽以國爲
氏後裔曰唐西派東流支分長水穆神堯之鴻德
洵遠被于江濞代有令人蹈道康禮門闕蟬連文
質相底或纓組而翔天衢或褐土而行蓬藜峰泖
苞結是生御史臨擘御史閱博以溫嶽嶽柱下出
歷江藩覽天道之止足蚤歸賁于丘樊伯子曰啓
晶瑩琨琬惠而好我風義是敷嘉祥益勃復挺賢

媛維茲賢媛煌煌閨秀若蘭若蓀爲璫爲玖兼婉
嫵而明慧嫺女誠與家誦妙徐洲之牋記工蘓蕙
之刺繡笄而歸陳爲史也婦厥壻清韶亦庶嘉耦
既執巾櫛遂躬脩齋而能下才兮無有共以相
夫孝事其舅中閨外朝肅若賓爰雞鳴視旦德義
切樵萃綺罕御于身流黃不去其手夫嬰羸疾奄
奄下泉卧不解髻妝謝箕鉛逮其臨革苦中莫宣
願以身代跽而籲天陳宗宜祀婦軀可捐帝閭遠
而宵茫夫命溘而隕滅嗟冰坼而霰零陡雲霾而

地裂卽無心于人世亦何難死殉而同穴鏡留篋
而生塵袿在笥而永疊厭白日之昭昭愛黃壚之
物物鷓鴣書出鬼伯夜催梧楸蕭颯陰風淒其前
無一息後有萬期夫窆未畢婦道其虧疇事姑舅
疇拊孤兒今日何日非我死時承歡大人代子以
媳中厨甘蠶旦晚上食婦實勝子舅爲太息皇天
降割復奪我孤陳氏如綫董有此雛視日餘陰所
爲區區一旦已矣我又何圖從此人世益贅肱乎
蠨蛸當門青淚之痕畫血狐狸吊室紅顏之骨已

化葉槭槭而吟秋燈熒熒而照夜不問四時之寒
暑烏知百卉之開謝睹家杼兮坐閣之前聞隣杵
兮霜月之下思藁砧而無從撫哀絃而莫寫父至
慰藉姑姊相寬破涕爲笑易悲以驩數更伏臘舅
亦葢棺且哀且計身後無患惟舅夫之與已壙親
拮据而力殫旣封且樹避濕就輶含殮悉備喪葬
咸安雖夫君之木已拱而同歸之盟未寒死其時
矣決裂何難當夫君之將葬前一日而長逝給女
奴以勿洩竟闔戶而自縊卒不後而不先求無負

同穴之初志距其夫之淪徂直閱歷乎八禩欣歲
月之適邁信蟬蛸之若寄假食飲兮生人無一日
而不爲死計計詎但乎朝夕吾欽其處心而積慮
匪比猝急而引決實乃從容而就義泉路其家人
世郵程從夫窳窳萬古長冥葱葱霧氣鬱鬱嘉城
天寒木落春回草榮彤管紀其今淑上帝錄其堅
貞豈終閔于幽壤將牲舉于瑤京

三十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三十一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祭文

祭君典墓文

嗚呼君典墓宿艸矣齒豁雖陳露明不滅其上直
紫宸王清之班司黃籙而典金笥乎其下克明晨
都監惣地下主者乎其再采刳世茂明鴻烈高議
雲基了未了之緣竟未竟之志炳烺煜雪照燭天

壞也是皆不可知而徒見一棺土坯四郊藜藿烟
霧冥濛霜風淩凜墜葉逐狐兔飛沙吹野燐生平
英雄若何而一旦至此能不摧心以君典之才之
年斯時政宜入侍金華立交戟握如緣銀不律以
進退今古芥藻太平出坐高牙大纛南征夷北討
虜獻俘封觀以酬宿誓白猿黃石磊塊匈懷又不
然而裹糧蠟屐登山探洞府采藥尋僊與二三
煙朋霞友短橈輕吹出具區笠澤湖口嘯歌搔首
而問青天又不然而開華堂入典房擁妖麗聽笙

竽一朝有事棄妻子如遺迹是皆天之所以假英
雄者柰何曾不一有而輒冥冥漠漠去與狐狸山
鬼隣乎嗟嗟君典已矣方君之計來由拳僕推去
不信無何信矣猶愴怳以疑夫夫非死者豈其夢
邪五年而遇一宛陵老僧小白華山下偶與君及
典之死老僧曰我國寧有死沈郎彼屬藪有所避
要尚在人間心知其非至言乃作有情癡猶庶幾
萬一老衲之口有據也道家有太陰易形死百年
而起君典無乃是邪僕低回俯仰君典而前無有

君典君典而後亦無有君典其氣無所不苞而其
才無所不辦古有如酒催平樂花宿杜陵君能之
朝提猛士夜接詞人君能之家散萬金身留一劍
君能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君能之三尺七首
一腔熱血君能之淚洒冰天雲竟銷雪窖君能之
八柱擎天四時成歲君能之朝披一品衣夜抱九
僊骨君能之功成不受徒步歸南岡君能之若而
人者天即留之以雄快當時跌宕異代亦胡不可
而溘先朝露蚤閱下泉而世之狡僂者軟猾者嚙

借戚施者覘盤魚休者椎鄙貧婪者逞逞富貴而
白首門祚鼎盛子孫繁昌則何說邪豈被凡夫造
物棄而不收而此英物鉅人帝所急也棄故長年
急故短世也然汾陽鄴侯歎不其然又胡可詰
也嗟乎君之生也震旦爲馳君之死也山河冷寂
君之所關於此世眈詎細故矣君與僕結昏後約
俟相共努力前期人緣差了擇一溪山深僻處若
武陵桃源者同結廬家焉而講求度世大道遠追
園綺近希馬劉盟猶曠日奈何棄之而去乎今者

僕墨綬去身黃冠加首傲君之霽發遇至人授金
液還冊大道業遣累刳心以從事密締而君不在
矣茫茫宇宙疇復爲余丹房伴侶者能不悲哉古
人垂論於甘井至道取喻於用薪葆光嗇神可以
久視君乃以才名累身以多事損精犯道家所大
忌卒天天年殆不無遺憾焉要之有數在爾已余
曾與君同病而今庶其免矣生天之福君故應自
有之不然者再來而與余世外了所未了竟所了
竟以踐誓盟亦余之上願也千里遠來哭君墓下

惟君之霽鑿秉

祭王季夏太史文

噫嘻乎季夏死耶死而潞水之陰萬里歸骨耶崇
蘭與蕙未秋而零耶黃流王瓚何蚤豐折耶美好
者果不祥耶季夏有不可死者六先君給事公從
中秘授諫垣以言事忤權貴擯落草野袍經濟長
才齋志以歿季夏鵲起人謂天道先君未竟之志
將在季夏此不可死者一也母夫人從給事公艱
難險阻實離百髮晚季而見其子蚤致青雲獵纓

影組方用愉快詎宜令老而一朝睹其夭折此不可死者二也季夏年甫三十尚未有子鄧攸無見古今嗟傷季夏不發與伯道同戚文章延千秋之名而本支絕一綫之脉季夏何辜而被此酷毒此不可死者三也季夏蚤慧爲制義則制義爲古文辭則古文辭蒲葦易長蠖蠃速肖舞象操弧束髮登壇朝對公車暮埒金華不數載而著英文藻聞于四域猶以春秋方茂鋪揚氣與汰鍊功少名山之篇尚未究其大成政可研精沈思終意鴻業長

轡欲騁短轅遽摧谷使假以歲月必且奪二京之幟掃六朝之軌彫三光而散天壤今僅而止斯業已瀟蕩令稍需蓄寧可津涯此不可死者四也少季以文學受知主上簡在清華上可歸鉉台司端恭寅亮下可蘭臺離館斧藻太平酬人主報生平光九族飽妻孥詎不休嘉榮暘哉而尺寸未展勲名不立四壁有蕭然之歎八口遺飢寒之憂此不可死者五也季夏少頗踈宕豪舉微有酒德然飲不過數斗中嬰疾疾力剗豪態歸乎清恬方間

廣成無搖之旨求華山希夷之訣將神于澹合氣
于漠憺未見其成而奄焉早世不知者乃謂季夏
意以豪酒自斃世有終身沉酒卒登遐年季夏所
損幾何而輒先朝露使清士蒙世疑訕而不白此
不可死者六也噫嘻乎季夏有此六者必不可死
而玄造頓之竟至短折蒼蒼者天何無情若是甚
耶徃君在吏館余濫禮轉日索接杯酒之驪講稅壇
之業情好甚焉含沙事起幾波及君君慷慨義刑
干色終以不與黨人爲恥事不避難友義良高及

饑狀當宁下令議貸議賑諸所爲响沫郊翼元元
者毛髮不愛枵腹含哺全活無算大疫繼之公視
疾有醫甞死有殮齋潔祈禳爲默首請命上帝甚凜
而禁民間一切歌舞淫汰以使無干裊怒而銷疹
釀蘇嚴繩諸司之墨者苛者以做官邪寧黎庶歲
遂以有秋是公之有大造于東也今春三月公行
部海上適島夷內訌舟師大破之灌門斬馘獻俘
方馳至席林奏捷疫復大作公且圖悉力蘓拯而
身亦廼以疾卒於官矣詎非所謂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者耶嗚呼公爲東南造福而卒與甌會方力
爲黔黎襮崇而身不免於災如天道何以公功德
崇繁尚可不死死可不以疾公今若斯爲善者思
矣豈小陽九百六之數非人力所輓而而公固輓
之爲不厭天心耶今天子仁聖海內又安公爲撫
臣忠勤在事互召太和臻嘉祥而甌崇若此此誠
我曹諸司無良獲戾境內以爲我公災公如可贖
也我曹即百身願之公踪銓曹出督學全浙埏埴
多士士蒸蒸嚮風自是歷藩臬長以至開府中丞

車轍馬跡半在海壖聲名惠澤之溱漉東土久矣
公今告賢士哭於宮農號於桀吏戚於堂戍悲於
伍肆停鬻歌春罷相杵計聞廟堂至尊震悼歎失
良輔行且輟朝徹樂減膳嗚呼哀哉某等忝在屬
吏摧賢雪涕若喪至戚務輒素旆蕭颯南矣吳山
雲結胥濤漲吼南望哭奠傷如之何於是某某又
相率爲之輓歌歌曰建牙擁節兮以臨江壘素車
車蕭蕭兮返於閩山羗獨逢此歲之大禘兮心焦
勞而離百難方籲神霧而祓除兮曰篤元元之祐

也胡其身之不辰兮溢而先 夫零露也亂曰玄
雲困兮凄風緊兮大星隕兮疇卹我隱兮疇蘇我
殫兮孤嫠之腹剝辨兮我心涕其枝兮尚嚮

庚寅歲姚江呂
氏栖真館藏板